

520153
3600

蕉風

月刊

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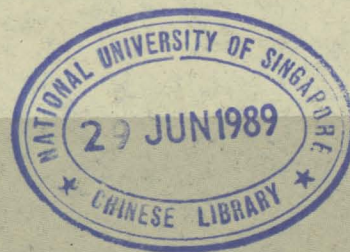
JUN 1989

八九年六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ISSN 0126/6608 *PP35/12/88 *M.C.I.(P) 250/12/88 *M\$1.50



編者	攜手邁進(編輯桌上) • 02
諸家	風箋 • 03
本刊	當今馬華文學的趨向(座談會) • 04
方昂	淺談「選舉」(詩歌賞析) • 11
張錦忠	蘇姍 • 宋姐(人物) • 12
張光達	試探和搜索(書評) • 13
爾然	建樓(清涼集) • 15
黃潤岳	古玩(亂彈集) • 16
石得莉	這樣(新葉篇) • 18
楊敏	古井(新葉篇) • 19
淡水魚	魚和馬(新葉篇) • 20
草莓	女孩(新葉篇) • 20
葉還	相思是一筆流水賬(新葉篇) • 21
林靈希	靈犀(新葉篇) • 21

蕉風

目錄 427

楊錦龍	雨季(散文) • 23
程可欣	執子之手(散文) • 24
張圓圓	給C·C·(散文) • 26
加愛	喝啤酒(散文) • 27
貓爾	散文五則 • 28
余廣達	回家(散文) • 31
鞠藥如	踏在草尖上的腳(小說) • 32
溫祥英	狗夜吠(微型小說) • 45
曾希邦	鴛鴦譜(小說) • 46
何璋義	華族樂器(詩) • 49
方昂	繼續造愛(詩) • 50
宋書啓	詩三首 • 52
周粲	讀禪宗公案(詩) • 54
艾文	憂患(詩) • 55
盛輝	詩癌(詩) •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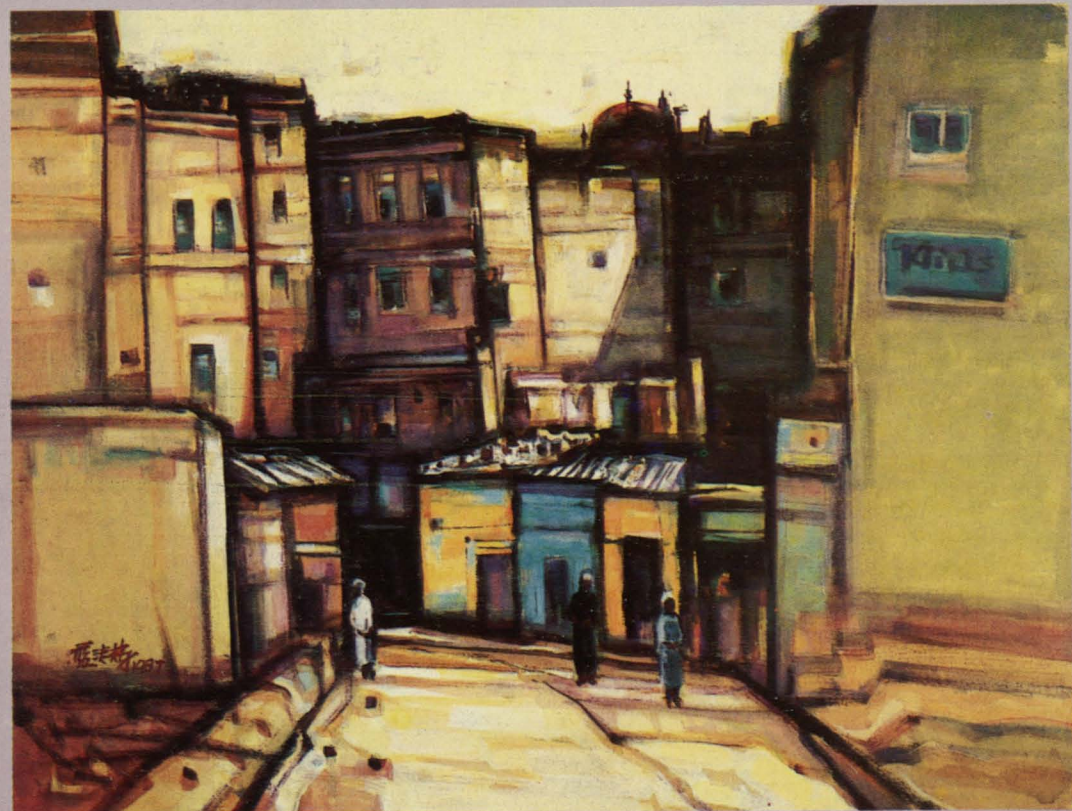


編輯顧問：姚拓、白奎、鄭良樹、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許友彬 編輯：伍梅彩 發行：黃金城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Tel: 03-7912455, 7912551.
 出版、印刷：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經銷處：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Ipoh.
 友聯書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
 紫竹茶坊 17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期首詩

德士司機

*李宗舜



擺動的方向盤，一直往
 動向不明的街市
 洶湧而去
 不知爲誰趕路忙
 或爲自己的生活
 細訴留影。在午夜
 加油站旁洗盡一天泥塵
 和疲累，和那部
 黃色計程車，以及和那人
 帶着些微喜悅與滿足
 終於可以回家了
 是的，終於可以回家
 可以見到妻
 叫喊着爸爸的孩子
 轆轤的車輪響沒聽見
 不再趕一場赴約了
 誰在乎計算着日夜的里程呢
 等黑夜亮開一排排街燈
 車子紛紛隱沒在巷子裏
 總有一些踢踏的腳步
 猶似在尋索些甚麼
 活在今天和明日的邊緣
 好像活在馬路中間



「蕉風作者交流會」給我們留下的，除了一些美好的記憶和寶貴的意見，還有一疊照片、幾卷錄音帶。錄音帶錄下了座談會的言論，這些言論經過整理之後，我們會陸續刊出。本期先刊登其中一項座談會記錄，題為「當今馬華文學的趨向」，與會作者有曾希邦、小黑、林月絲、陳政欣、葉蕾、陳強華、馬巧芸、艾文、菊凡、游牧、黃英俊、雨川、宋揚波、野蔓子、何乃健、繼程法師、方昂、溫祥英、鍾可斯、張圓圓、陳佑然、呂育陶、蘇旗華、加愛、彭佩愉、宋書啓、小曼、林燕何、傅承得、洪泉、郭詩寧、采韻和吳龍雲。

愛護《蕉風》的作者告訴我們，《蕉風》一些詩文難懂，不易為一般讀者接受，有必要做些「導讀」的工作。我們覺得「導讀」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於是本期增闢了「詩歌賞析」一欄，讓詩評者為大家評析詩作，以提高讀者的鑑賞能力。本期方昂為我們打先鋒，分析艾文的詩。此欄公開，歡迎詩評者提供稿件。只要是一首好詩，不管出自海內外作者，都有評析價值。

最近海外有些中文小說，寫得相當感人，都是兩三萬字左右。兩三萬字的小說，介於短篇與中篇之間，在本地却很少出現。本地報章若要刊出三萬字小說，會受篇幅所限。三萬字的小說却可以在《蕉風》一期內刊完，假如有好小說，只要不超過三萬字，我們樂意刊登。

本地寫作人往往寫了三、五年後，程度停滯不前，寫作五年時的作品和寫作十五年時的不相上下，癢結所在確耐人尋味。也許自滿是個主要因素，寫了五年後，各報編輯相競邀稿，自視為知名作家，不再認真求進。我們發覺很多「老作者」的稿件都「草草不工」，如此下去，怎能更上一層樓？只要我們改變態度，對自己要求高些，對作品付出更多心血，向前走去，前面還是光明的。

*編者

攜手邁進

風箋

編者：

謝謝你們讓我在這次交流會中旁聽，使我獲益不淺，同時也使我年輕了幾歲。

附上關於「貓戀」的討論文字，寫得淺陋，聊以塞責而已，因為我趕着要去中國，沒

有時間，心情也不好，主要是對這篇小說看不大懂。

我以前出過一本叫《藍蝴蝶》的書，現在在你們那兒有我的一篇存稿「鴛鴦譜」，合起來正好是鴛鴦蝴蝶，這很可能會引起前進作家的抨擊，斥之為「鴛鴦蝴蝶派」作品。我

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我在寫這些故事時，根本沒有這種念頭，再說，我寫的故事不是「禮拜六文學」，假如有人硬要說是，那簡直是抬舉了我。祝你們好。

曾希邦

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風箋

編者：

參加了「蕉風作者交流會」，並聆聽姚拓先生講述《蕉風》三十年來的奮鬥史，實在使人感觸良多！要不是有姚拓先生的熱心支持，在大馬這樣的文藝土壤上，《蕉風》這棵文藝大樹，能屹立這麼久嗎？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現在，三十年的風風雨雨，到底已過去了。前面還有無窮無盡的日子，是陽光明媚，或是風雨如晦，都未可逆料。不過，《蕉風》掌握在你們手裏，你們就應該好好地澆灌它，使它開出更美麗的花，結出更碩大的果！

《蕉風》走的路線是正確

的。文藝不能一成不變。三、五十年代的文藝作品雖不乏佳作，但八、九十年代的文藝作品應有更新的內涵和技巧。希望你們能引進更多新的文藝理論。並祝

編安

雨川

八九年四月十七日

風箋

編者：

我希望《蕉風》以後會刊登水準更高的散文和詩。為資鼓勵，《蕉風》也許可以嘗試舉辦季節（一季分三個月）最受歡迎散文、詩、小說及其他。決定方式可以由讀者填表格評選，並附上短短意見或評言

。這樣也許可以吸引更多好的文章投去《蕉風》。

我一直在想《蕉風》的插圖是否能改改樣貌？像「南洋文藝」、「文風」及以往「星城」的插圖方式是很吸引人的，很有氣勢及保存的價值。《蕉風》式的刊物，在這方面所能發揮的遠遠有利於有版位限

制的報章刊物。當然我不是說插圖方式一定要跟從上述版位，但是，蕉風一向插圖淡淡，版位空間奇多的現象也許可以改進。這是我肺腑之言，望莫怪。

希望你編得愉快。

張玉懷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風箋

編者：

你好！

抱歉這封信延了這麼久才覆，事因我轉至大山腳醫院實習二週。

《蕉風》424、425期已收到，覺得這兩期的「期首詩」都非常出色，愈見編輯的工夫。

「交流會」上無緣與諸文

友會面，相信來日方長，一定有機會與大家把臂交談的。

祝康安

王觀

八九年四月廿三日

風箋

編者：

有一些事情在我心中積了很久，想趁此機會說說，《蕉風》的散文稿是否能夠提高水準，有幾個散文作者差不多每期都有，每次都是五六則，甚至十來則。一個作者一次刊出十則並沒有甚麼不對，但十則

中如果有沙粒與玉石並存，編選者何不精當的把沙取掉，只留玉石。我想這應該是一位編輯的基本工作。其中有一些散文連語法都不通，有時在拜讀之後，真想勸這些人去上語文課，少作不必要的花招。這些作者的散文甚至還不如「新葉篇」裏的某一些散文。

我在這裏並無意攻擊《蕉

風》這樣一本好的刊物，我只是很不滿意裏頭的某一些散文。基本上我是樂意看到校園的年輕寫作者踴躍發表作品，但請誠心誠意的寫稿，也請誠心誠意的選稿。詩、小說、評論方面目前尚令人滿意。

張光達

八九年四月廿三日

當今馬華文學的 趨向——《蕉風》作者座談會

日期：四月九日

地點：松園酒店

主持：方昂

整理：黃金城

列席：各地《蕉風》作者

詩

方昂：從今天馬華詩壇的發展來說，大約有兩個趨向：第一個是詩歌淺白化的趨向。我注意到溫任平的詩，近來逐漸傾向淺白，許多以前詩風十分晦澀的作者近來也是這樣。另一個趨向是：以游川和傳承得為首的一些成名作者，他們的詩愈來愈關懷我們的社會和國情。這是我所留意到的第二點。不過，在《蕉風》裏刊載的詩似乎自外於這二種變動，那些作者只寫關係到人性的詩，而且相當注重藝術，不受淺白化及「關懷國情」這二種潮流的影響。在此，我先強調：我只是舉出一種文壇現象，並無褒貶之意。這方面也許我說得不夠全面，請大家補充。

傳承得：剛才方昂所提到的——關於《蕉風》裏詩的題材問題。我想，這可能關係到《蕉風》的編輯方針，不刊登一些屬於敏感課題的作品。不過在前些時候《蕉風》也刊登過一些比較關懷社會的詩，好像強華和我的一些作品。至於說我和游川帶動起一股「關懷社會國情」的創作風氣——其實這不能算是我們帶動的，它在五、六十年代之前就已經存在，不過作為一個寫作人，尤其在吉隆坡，我們對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的感受特別的強烈，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寫自己所熟悉的、寫我們所該寫的。至於一些老將，例如說溫任平，他近來詩風逐漸走向淺白化，我認為是好的。其實這也算是一種「回歸」，就以他去年在馬大華文學會的講題「鏡子與燈」（即文學批評裏



的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來說，他已從當年盛行的「新批評」觀點回到「一件作品必需照顧到作者當初的創作環境和思想背景」的落實觀點。這一來等於考慮到文學裏的「歷史因素」和「邊緣因素」。除了作品的技巧外；也考慮到作品的外緣關係。謝川成的作品也有這種趨向，而且目前整個大馬文壇已經不再像以往一樣，即現代派與寫實派形成對立。像陳雪風以前也是十分寫實的，但近來他也承認技巧和文字的掌握非常重要。所以從整個回顧來看，我認為目前這種趨向是好的。

方昂：謝謝承得的意見，現在我想請艾文和呂育陶發言。艾文寫新詩的時間很長，他從早期晦澀的詩風逐漸走向淺白化。因此我希望他能和我們說一些他在風格上的轉變以及未來的趨向，呂育陶是詩壇新秀中比較具代表性的作者，所以我請他為我們談談新秀的動向。

艾文：說到目前詩創作的趨勢，我同意方昂提出的兩個觀點。一些年輕時寫

得很晦澀的作者，這一兩年來都比較趨向淺白化，我個人認為這只是一個過程。年輕時情感豐富。遣詞用字比較華麗，在技巧方面也會比較新穎大胆——這是少年情懷。隨着年齡與閱歷的增加，很自然的，我們會希望在風格上能有改變；不再重覆以前的寫法。

最近有一位作者張光達在《南洋商報》的「南洋文藝」版上寫了一篇關於我作品的評論，記得方昂曾經問我：「你對這篇評論有何感想會不會覺得興奮？會不會因為『知音』的意見而改變目前的風格？」我想，我不會。因為張光達評的《艾文詩集》是我七十年代的作品，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認為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好了。我不會覺得光榮或是驕傲，現在我走我所該走的路——比較明朗。而且我也要接受這一種挑戰，至於張光達在文中提到我的那種所謂「超現實」手法，我本身也不知道這是不是「超現實」；我那時寫得很放，只是覺得有必要這樣子寫；就這樣子寫了，完全沒有考慮到讀者。不過最近我已經改變了這種態度。

作為一個詩的創作者，我當然希望有人讀我的詩。但我又不願過於淺白，於是，在探求「朦朧」與「淺白」的表現之間，我覺得應該轉向明朗，用最淺白的文字來表達深入的意義，即是所謂的「深入淺出」。目下一些成名的作者如傳承得、溫任平、游川等轉變得很厲害，我認為這是年齡和閱歷增長的緣故，也可能是對自我的一種挑戰，我認為這種趨勢是好的。

在台灣，余光中的詩也比以前明朗了。我們詩壇的這種趨勢是否受了台灣的影響？或是還有其他因素？我希望大家能加以補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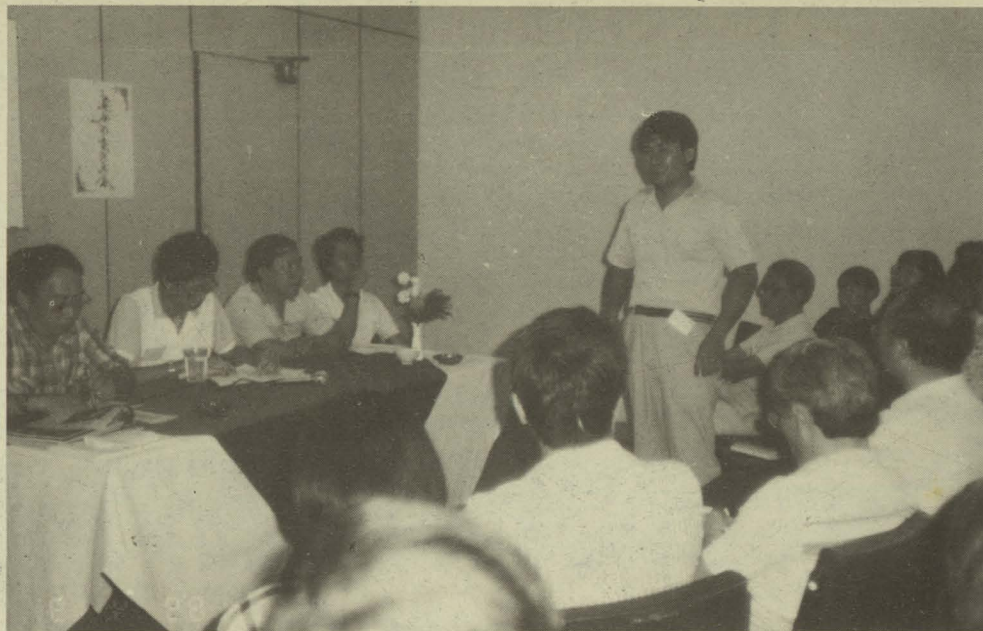
方 昂：謝謝艾文的發言，我想從艾文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窺見一點馬華詩壇的縮影。限於時間，我們現在就請呂育陶發言。

呂育陶：說到新一代作者的動向，以一些二十餘歲的作者來說：我發現林若隱最近發表的詩會比較傾向關懷我們馬來西亞的國情，她經常把大馬華人的問題寫入詩中。例如最近在《青梳小站》發表的「短歌行」以及在上屆「大專文學獎」裏獲得首獎的作品，都觸及了目前大馬華人的困境。在二十歲以下的新秀中，我覺得寫得比較出色的是翁華強、蘇旗華、陳佑然及宋書啓（也流）。蘇旗華的詩風和我們這裏大部份人都很不一樣，因為他閱讀的多是外國詩集（英文詩集）因此他詩裏的句型很像翻譯詩，而且在技巧的使用也不是我們平時所見慣的。例如說，他在詩中用了許多括號和黑點，以發表在第424期《蕉風》裏的

「天使の化學」為例：他是把整首詩拆開分散，然後再由讀者去重新裝配起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文字遊戲。」但是，台灣的前衛詩人夏宇說過：「文字遊戲是允許的，我喜歡文字遊戲，但我保證我的這些文字遊戲觸及人性及高貴宗旨，讓一些比較脆弱與保守的人也能享受到閱讀的樂趣。」另一位台灣詩人陳克華也說：「前衛，永遠是一個地下組織，它是屬於小眾的、反權威的。」它永遠走得很極端，一般人都無法接受，只有幾個人在經營罷了。

另一個年輕作者的創作趨向是童話，像翁華強、蘇旗華都是。陳佑然的詩則比較「風花雪月」（衆笑），其他一些更年輕的作者他們的風格仍未成形，還處於模仿的階段，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許多作家的影響。

陳強華：我覺得最近一些報章雜誌所刊登的詩，風格都很接近，像傳承得這一類型的詩我們都很容易在報章上見到，我想，如果我們長期見慣了這種詩風，必定會覺得「反感」。也許我說得刻薄了一點，但我不希望見到整個馬華詩壇的詩都逐漸走到同一條路上去。我希望見到分歧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我個人是比較「反權威」或「反傳統」的。我喜歡一些「標新立異」的詩。我近來發表的詩看來會稍微「低俗」一點（衆笑），在詩題、內容上都有比較大胆的嘗試，我希望馬華詩壇的路線是多姿多彩的；而不是只有幾個類型的，詩應該隨着個人的喜好去自由發展。



方 昂：剛才陳強華提到報章上充斥着某一類型的詩，而我們在《蕉風》裏見到的又是另一類型的詩，我再強調：我們提到「某一類型」的詩時，我們並沒有任何褒貶的意思，我們只是就這種文壇現象加以討論。所以，實際上的情況正如強華所講的「百花齊放」，各有各的發展。由於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要進行討論，限於時間，我們只好點到即止，進行其他問題的研討。

小說・散文

方 昂：就目前的「風向」來說，馬華小說有兩個趨勢：一是越來越多作者從事「微型小說」的創作，這股潮流的湧現值得留意。第二是許多作者在小說中傾注了危機意識、社會政治意識在裏頭。這和詩壇的情況一樣。另外一點是：發表在《蕉風》的小說，也似乎自外於這種趨勢，即使有，也為數不多。我再重申：

我們提出這些問題只是作為現象的探討，其中並沒有任何褒貶的意思。最近我看了一些馬來小說，我覺得這些小說寫得非常好。在此之前，我對馬來小說缺乏瞭解，甚至有點輕視。看了這些小說之後，我覺得：我們馬華文壇的小說家應該振作起來了。為甚麼馬華小說家不能振作起來與人一較高低？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報章時常限制我們寫一些三、四千字的文章，三、四千字的篇幅根本不能表現出一篇小說的魄力與功力！此外，中篇小說的創作到現在還是付諸闕如，更別提長篇小說了。這是我所瞭解到的小說趨向與狀況，希望大家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

陳政欣：我開始是寫詩的，後來才轉向小說創作。我在小說創作上的轉變和詩一樣，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走向明朗，着重刻劃對社會、民族、國家的憂慮，這是我目前創作的趨向。我發現到一些年齡和我相近的幾位作者也有同樣的趨向，例如小黑和雅波。他們的小說已經轉向到表達一些歷史感、使命感的境界。這

是我所知道的馬華小說的趨向。我也覺得我目前所走的這條路是正確的。至於一些年輕的作者，我覺得他們還處在「風花雪月」的階段，寫的只是一些愛情啦、學業啦之類的東西，缺乏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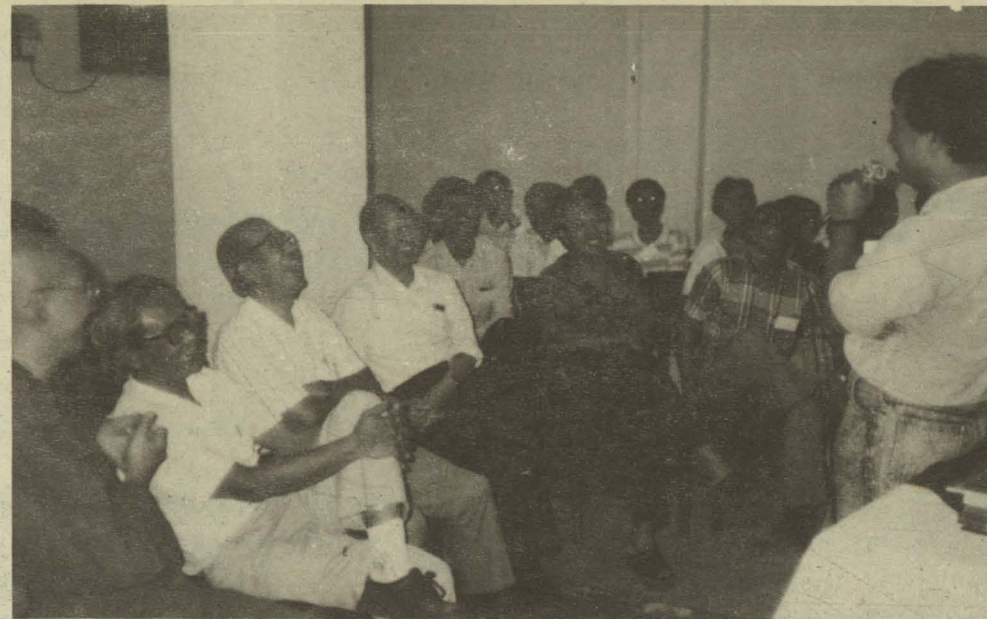
洪泉：我覺得目前大馬華人的政治困境，或許會掀起我們一些寫詩的同道們的激情，使他們用詩來表達現今華人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寫小說的還不必這麼激情。據我所知，《阿Q正傳》的時代背景是清末民初，它距離魯迅所創作的時間至少有十年，十年已經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們冷靜地對發生的歷史事件作出一種反芻，並且更進一步的去評析。像「五一三事件」，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二十年的時間距離足以令我們冷靜的去對歷史事件做出一種評估。很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就這個題材去探討發揮。談到馬華小說為甚麼沒有更好的發展，我覺得我們這裏的評論十分缺乏，不能給小說的作者提供一些意見。例如《陳政欣的微型》裏有一篇「死的玩笑」，我知道有位評者說：「陳政欣把自己帶入了小說裏面。」我們知道，一些傳統的觀點都認為：「作者不應涉入小說」，但到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禁忌，那就是「後設小說」。我們的批評家並沒有注意整個文學理論的趨勢，他們不能給我們提供意見。只給我們壓制、諷刺。

方昂：我們現在再請一位資深的小說作者

來為我們談馬華小說的發展趨勢，溫祥英先生，請。

溫祥英：談到小說的趨勢，我知道在五十年代之前，小說的趨勢是左派的、批判的，現實的，到了六十年代就有了一種反動，因為這種所謂的「寫實」太平面了！於是，我們那一代的作者就開始一種「現代派」手法的嘗試——但是，在那個時候是沒有這種稱謂的，我想這些小說和現在一些「現代」的小說相近，是表現個人的。到了現在，或許是因為年紀的關係，「現代」和「寫實」已經在我的創作裏溶匯在一起了。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代——變成了「寫實派」，這種寫實太平面化了！例如說《陳政欣的微型》裏的第二個部分，有一篇小說是寫一個發展商去找一個工程師，最後又給了他兒子一個生日禮物。So what? 這種「寫實」我們看都看膩了！沒有甚麼深度。第二個現象是：許多人在寫一些關於國家命運、華裔困境的作品，不過，我覺得他們似乎是在往後跑。例如現在許多人寫一些甚麼「合作社事件」的小說，這件事已經過了兩年他們現在才寫，這有甚麼意思？一個作者應該走在前端，而不是跟在人家背後。

陳政欣：剛才溫祥英說「合作社事件」已經發生了兩年，那我們現在才寫，就像是跟在後頭。如果照他這樣說，就只能去寫科幻小說了。因為你說你要走在前端，那你寫的只能是未來的事件；未來的事還沒有發生，那你就必須要有一些科學的知識去對還未發生的事做一種推測；要不



等事件發生了你才來寫，那你就是落在後頭了。依照這種邏輯不是只能寫科幻小說或「幻想小說」？

何乃健：我本人不懂得寫小說，不過我想針對溫先生的話發表一些淺見。我覺得一篇成功作品，作者走在事件的前面或後面並不重要；作者對事件的看法才是重要。「歷史小說」是算事件發生後才寫的，假如說事件發生後，作者才寫；就表示他走在後頭，我認為這未免太主觀了。像「合作社醜聞」發生已經有幾年了，但像這類的醜聞還是不斷在發生，一個作者針對「合作社事件」，將他的觀感通過小說來表達還是有它的藝術價值的。

洪泉：我也有幾句話要說，不過因為剛才乃健已經把我想說的講了大半；所以我只想補充這一點：文學，主要是寫「人」的。合作社事件、歷史事件只是小說的一部份，人是主體。人利用這些事件來表達他的體悟和感想，歷史事件只是一種借鑑而已。

方昂：我想補充一下：我們認為文學是有

共通性的。並不是寫詩或寫散文的朋友就沒有權力表達你對小說的看法。我們樂意見到有更多的朋友踴躍發言。

繼程法師：剛才，我覺得陳政欣先生他以他提出的觀點來批評溫祥英先生，我覺得陳先生的觀點不太正確。例如說：「未來小說」就可以解決陳政欣先生的質疑。有個作者（按：喬治·歐威爾）寫過《一九八四》這本小說，這個作者是一八八多年的人，他在小說中推測：到了公元一九八四年，這個世界究竟會變得怎樣？但他未必要寫科幻小說；同理，如果現在有一個香港人要寫「一九九七」，他可以從現在開始發展；寫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究竟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社會？因此作者只是觀察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遷，他也未必要寫科幻小說，他只是從現代的眼光來推測未來可能發展的趨向，或許溫先生也有這個意思？

陳政欣：因為溫先生剛才說，「合作社事件」我們必須站在前端，而不是後頭，我才會提出寫「科幻小說」。其

實，像雅波以「合作社事件」寫成的小說，和一般傳統小說「說故事」的方法不同。他是比較分析性的，他剖析為甚麼會有「合作社醜聞」的發生，我個人還是覺得「合作社事件」是一種大有可為的小說題材，或許溫祥英會認為這是「走在後頭」。

姚拓：溫祥英提到五十年代的馬華小說受「寫實主義」的影響很大，這是對的。其實，在三十年代「寫實主義」對中國小說的影響更大。我個人對小說創作是非常愛好的，但我在創作時從來沒想到我的小說要如何教育大眾。我像個畫家一樣，非把胸中的畫落在紙上就感到不痛快，我當時覺得應該怎樣寫就去寫了。我覺得把小說寫得曲折離奇或是有甚麼奇妙的結局，這只是講故事，不是寫小說，真正的小說是能夠發掘人性的。我在這裏要勸各位寫作的朋友：把小說寫得像故事那不是高的，真正高明的小說是讓人看了以後能夠進一步思考的。至於現在甚麼「現代派」、「寫實派」這都是不必要的爭端，不要再提了。現代派、寫實派在現在已經分不清了，誰代表寫實派？誰代表現代派？小說只有一種分法：好，或是不好！

方昂：謝謝姚拓先生給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鑑於時間的關係，我們現在就請一位對散文有相當造詣，又經常創作散文的作者來為我們談談散文的趨勢。我們先請何乃健先生。

何乃健：以目前的散文趨向來說，我發現專欄文章越來越普遍；文章寫得越來

越短，這或許是受到港台一些方塊文章的影響。我認為文章長短是次要的問題，不過，馬華文壇似乎太缺乏一些長篇，又有氣魄的散文。我覺得散文可以寫得很長很有氣魄，像莊子的「逍遙遊」、「齊物論」等都是；也可與很短很精鍊，像《鬪冠子》的一些散文，放眼世界文壇中，散文寫得簡短有力的如印度的泰戈爾、黎巴嫩的紀伯倫都是。我個人對散文的意思是：寫得越短會越好。因為現代人在閱讀及創作上時間都非常有限，我們必須順應時代。至於說到我個人在創作上的轉變，我頗有感觸。我開始寫散文的時候寫得很濃麗，就像晴川在某次座談會中說，我寫的散文濃得像蜜糖——不能唱又不能解渴。我也有同感；當我寫得比較平淡的時候，又有朋友說我的散文已經失去了早期的美，可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一種損失。打個比喻：我們在樹下看到一隻色彩斑斕的毛蟲，但牠活動的花園就只是幾片葉子而已；牠最終的目的是蛻變成蝴蝶，即使是白色的蝴蝶；牠仍舊擁有廣大的天空。同樣的，一個作者必須走出這個階段，他不能老是停留在毛蟲的境界。

林月絲：最近因為小黑擔任「大專文學獎」的評判，所以我有機會閱讀到一些年輕作者的散文。其中有些作品寫得很出色，已經不再只耽溺於感性；開始擁抱社會，加強了作品的深度。這是我自己所不能達到的境界。我們樂於見到更多關懷社會的作者踏入文壇。

詩歌賞析

淺談「選舉」

*方昂

選舉

八點半
遲三十分鐘了
頭家們才衣著飄飄
從冷房車裏爬出來

會場是巴刹
人名像魚 在黑板那邊
一條一條掛上號碼
任君自由民主地選擇

翻來覆去 想了又想
都是腥味撲鼻
然而他們笑容 有禮
能言善道 難以取捨

最後決定提名吳敬梓和曹雪芹
競選我們會館主席 總務

*艾文

每讀「選舉」，後兩行總叫我拍案叫絕。但我又禁不住問：為甚麼選吳敬梓和曹雪芹？這兩個人是否加強了詩的譏嘲力道？若改為「李白和杜甫」是否較好？畢竟讀者讀的是一首詩，讀詩最可能聯想的古人應是「李白和杜甫」。進一步想，「李白和杜甫」又不如「劉備和諸葛亮」，這兩人似乎較能呼應後面的「會館主席 總務」。我這樣設問和建議卻又可能是多餘的，因為任何兩個清白的古人不是更能反映投票人的無奈和自嘲？

詩的主要意象是魚。艾文描寫投票人煞費思量的心情異常傳神。尊貴的候選人竟然都是巴刹裏主婦們捏着鼻子，用指尖在攤格上「翻來覆去 想了又想／都是腥味撲鼻」的魚。可惜接下來的「然而他們笑容 有禮／能言善道 難以取捨」是敗筆。魚裂齒露笑容勉強說得通，「有禮／能言善道」卻是人的屬性，非魚的屬性。艾文主觀意識的冒然介入，破壞了「魚」的意象的完整性。

詩的基本構件是字，艾文寫詩三十餘年，鍊字的功力可由首節第三行的「飄飄」及第四行的「爬」略窺一二。「飄飄」不動聲色，配上緊接而來的「爬」，就活絡起來；頭家們前飄後爬，其間反諷意味，叫人莞爾。

「選舉」是首語到意到，易讀易懂的詩。艾文樸拙的筆刀，來去不過十四下，就生動地道破所謂選舉的神聖。從此詩觀照現實中的選舉，不選吳敬梓和曹雪芹，選誰？

* 張錦忠

蘇珊·宋姐 (Susan Sontag)



蘇珊·宋姐五十六歲了，照片沒顯露多少歲月痕跡，訪談錄影也看不出來。當年她以「反詮釋」與「camp筆記」等文叫人刮目相看，後來出版《攝影論》、《病之喻》等書，既拍電影，又替羅蘭·巴特編《巴特文選》，這位「美國文壇的黑髮女士」一直在引領美國文化風騷。近作《愛滋病及其象喻》更是獨具文化洞見，她指出我們談論愛滋病的話語與引喻，裏頭充斥聳人聽聞的「政治妄想症語言」。她寫此書，出於喪友之痛。以前寫《病之喻》，則是自己飽受癌症折磨的體會。她認為愛滋病患者與癌症病人比肺病患者等痛苦，本身既為病疾所苦，還受社會排斥。

「美國文壇的黑髮女士」並不是甚麼美譽。《論評》編者N·波和列茲說，不外是文化圈需要位黑髮才女來接馬麗·麥嘉瑟的棒子而已。宋姐對此嗤之以鼻——廿年前麥嘉瑟就親口這般打趣過她了。只

是這話裏頭不無男性沙文意識，而且受重視的似乎反而不是她的才氣。宋姐自然不會計較這些，記得她以前說過，她是女性，是作家，但不是女性主義作家。

安姐是位「入世而獨立的知識分子」（一般知識分子不是入世而逐流就是遺世而獨立，因此宋姐者流，也算「稀有族類」了），政治、社會、文化諸般問題，她都有興趣。她反美國外交政策，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條，為世界各地坐牢的作家請命。早年她相信有些小國，如古巴與越南，能不是史達林路線而完成社會主義大業，於是反對美國介入越戰，並在一九六九年訪問河內。但到了一九八二年，她已覺今是而昨非，認為共產主義與法西斯思想同為一丘之貉。其實早在一九七〇年，她已譴責古巴迫害知識分子了。宋姐勇於坦承以往之不是，頗有知識分子風骨。她說：「我是錯了。很多人可也都走錯了。」是的，很多人在狂飆的六十年代迷失，而在八十年代回過頭來，那也不為過。宋姐現在是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會長，頗受盛名之累。

她自己說：「我不上電視，不替報章雜誌寫專欄。我不是記者，不是批評家，也不是大學教授。我不太談熱門話題……我根本沒興趣當甚麼鋒頭人物。我只對文學有興趣，只想寫些永遠在文學寶庫佔有一席之地作品，只要我的才華、精力足夠，心志堅定。」

本文材料採本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特寫：「蘇珊·宋姐：盛名象喻」，刊在二月初的《國際前鋒論壇報》，引敘內的話泰半為本斯坦語，特比聲明。在我們這民智用後腿倒退走路的地方，譯介宋姐，其實十分有意義，可惜限於時間，只好作罷。中文方面，台北的《文星》某期的特輯人物即為宋姐，有興趣的人不妨找來看。

* 張光達

試探和搜索

——讀楊牧散文集《搜索者》

楊牧的散文一直都在變，從《葉珊散文集》的抒情飄逸到《年輪》的寓言色彩，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從《年輪》的寓言色彩到《柏克萊精神》的直指現實人生和現代精神又是一個轉變。楊牧在《年輪》的後記中曾說：「我對散文曾經十分厭倦，尤其厭倦自己已經創造了的那種形式和風格。我想，除非我能變，我便不再寫散文了。」楊牧是做到了，《年輪》的出現不僅奠定他在中國現代散文界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為中國現代散文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

在《搜索者》的前記中，楊牧如是表白：「原來我在詩以外曾經用散文的形式記載了這些試探和搜索的經驗，而且已經這麼多年了。現在我必須承認散文對我說來是和詩一樣重要的。」那麼楊牧在《搜索者》中企圖搜索得到甚麼呢？或者說這個階段的楊牧企圖表現甚麼。《搜索者》共收二十篇散文，作於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間。「搜索者」作為這本書的書名，又被排在第一篇的位置上，自有作者的用意。楊牧的搜索是在尋求和試探一種宇宙人生的奧秘和啓示，他對大自然的感受是敏銳密契的，對文明風貌和社會人情問題是莊嚴肅穆的。他這樣追述自己的經驗和感受：

在神聖的寂靜中，我搖下窗戶外望，覺得天地純粹的寧謐裏帶着激越的啓示，好像將有甚麼偉大的真理，關於時間，關於生命，正透過小寒的山林，即將對我宣示。一種宿命的接近，注定在空曠和遼闊的雲霧中展開。……

張默曾說楊牧的詩：「氣氛甜美，節奏悠柔，意象玄秘，為『婉約派』詩人的代表。」①如果我們拿這些評語來看楊牧的散文，我們會發現這些評語也適合用在他的散文。《搜索者》一書的文章除了流露出一股委婉溫柔的氣氛；於聲律中求其變化，作者的思維和感慨有着更深刻的抒發。作者閒閒運筆，在氣氛上取勝。茲舉一些例子：

我覺悟這到底是春天的開端，有一種溫暖的力在幫助我。…… ——「搜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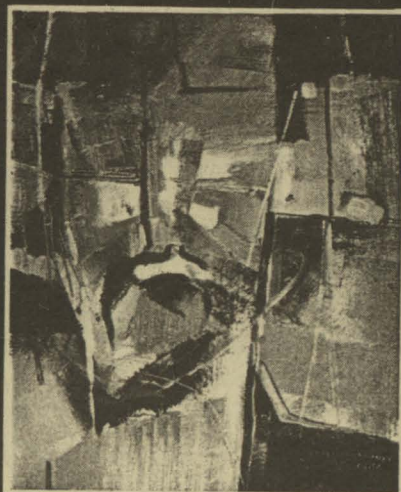
秋天越來越深，普林士頓的樹葉落光了，聚在馬路兩側。風起時，偶爾飄到路心；車子快速駛過，又捲到成列的樹幹下。木條圍起的柵欄外，一片枯萎的作物。……

——「普林士頓的秋天」

楊牧是擅長寫詩的，因此他對物象的觀察是

搜索者

楊 牧



敏銳的，甚至有一部份的物象已經被他化成意象來處理和運用，而且運用得相當貼切，且看看「西雅圖誌」這一段：

以淚底姿勢飄落的雪。

冰冷的，彷彿是陌生的，似曾相識。我從書桌前抬起頭來，喬塞全集靠在小窗口，窗外一棵常綠的山躑躅；我從一些磋商，火把，演講，衝突，逮捕中抬起頭來，成堆的報紙和通訊中睜開眼睛，雪，像淚一樣，冰冷又彷彿那麼陌生那麼熟悉，紛紛落在院子裏。……

這一段文字在形式上雖然是散文的，但在語言意象的經營方面卻是超越散文的，很接近詩的語言。雪之有姿勢已經很不凡了，雪之姿勢似淚更顯出楊牧散文的不凡。短短一句「以淚底姿勢飄落的雪」帶誘讀者的想像力進入更廣大的空間。接下來的「冰冷的，彷彿是陌生的，似曾相識。」是矛盾句，一種不和諧的秩序產生的和諧氣氛，頗能烘托出「磋商，火把，演講，衝突，逮捕」一連串事件的氛圍。「我們以為冬天已經過完了，光陰正在一寸一寸地延長，每天都在延長……」看起來簡簡單單，其實熔鑄了作者的哲思理念。如果沒有敏銳的觀察力，沒有凝鍊的判斷力，絕寫不出這樣精妙的句子。

楊牧在抒情的同時，也寫下了一些周遭所發生或發生在他身上的事物，如美國大學的校園足球比賽，新英格蘭的獨立戰爭，波士頓民眾將茶葉扔進海裏，動物的瀕臨絕種等。除了這些，楊牧又以悠哉閒哉的方式寫了關於農圃園藝，飲酒、喝茶、蘭嶼之遊、故鄉的燈塔及土撥鼠等。這些散文的題材雖極為普遍，已經不知有多少的作家寫了又寫，但楊牧是一流的散文家，他頗能夠做到化腐朽為神奇。就以「三代以前農家子」這篇來說，作者只是娓娓道來，平鋪直敘，然而楊牧成功的利用社會一些現象來輔助行文的发展，如其中的一段：「那幾年美國流行談自然環境之保護，一般知識份子和反知識份子多關心生物界，而有些人更可能是受了追求自然和諧的Hippies的影響，覺得現代人事受制度所牽扯，不能完整地經驗生活的每一個步驟，是一件憾事……」

「島嶼記載」雖是作者的蘭嶼之遊的記事，然而卻有不俗的表現。楊牧看到雅美族少女穿的衣飾和舞蹈都不是雅美族的本色，他的心情是沉痛的，甚至自我解嘲：「然而天下並不只雅美人如此吧，依此類推，台北燈紅酒綠裏上台表演

節目的，或者說，百分之九十的電視節目表演者，莫不如此……」。「花蓮白燈塔」是楊牧思鄉思念童年生活的一個寄託。而「北方」、「霜滿天」是兩篇悼文，充份的表露出典型的儒家及讀書人的思想和精神。

溫任平曾說楊牧慣用「顧左右而言他」的手法②，這一點在「搜索者」中也一再出現。例如：

我猶豫一下，想重新開門就回到車裏坐下，就這樣坐着也能看海；然而這時渡輪已經動了，只是我並沒有聽見汽笛的聲音。一隻海鷗站在豪雨中的繫欄柱頂上，我終於決定也上樓去。……

最後兩句看起來似乎沒有任何關連，然而細細讀來，又覺得兩者間互被一種微妙的關係所繫住，有呼應烘襯的氣氛。

在「科學與夜鶯」篇中，楊牧說：「就這樣平淡些，讓日子平淡地流下去。」然而他「為了響應一聲召喚，神秘不可知的呼喊，彷彿是被浪拍打的，或是森林交擊的一種聲音，深入我的心坎，引帶着我冒着陰鬱的層雲和春寒，彷彿又是沒有目標的，尋覓着，計量着人間有限卻又無限的旅程。」由此可見，楊牧是不可能甘於平淡的，搜索對詩人楊牧來說是一種象徵，是一莊嚴的奧秘。人生充滿了矛盾，人類的靈魂深處充滿了困擾，尤其敏銳如楊牧者，更是無法例外。而作者對搜索的看法更是積極的，企圖探討和搜索光明的踪跡，想從愁城困境裏突圍，追求自然的啓示，文明的面貌，人情社會中善良親切的笑容，知識的刺激，以及更多更神秘更遙遠的層次。

楊牧的搜索，通過文學的藝術處理手法，很可以肯定的現代散文到了楊牧手裏，有了新的表現和趨向。身為一位文學工作者，尤其是對文學創作具有抱負和理想者，這種搜索的信念不只是需要的，甚至應該是迫切和必要的了。

註釋：

①見張默編著《小詩選讀》（爾雅出版），頁147。又余光中的「傳奇以外」一文亦提及「婉約派」：「現代詩之有婉約派，首功歸於愁予……」，見余氏《聽聽那冷雨》（純文學出版），頁189。

②見溫任平撰「從楊牧的《年輪》看現代散文的變」，載中外文學第八卷第三期，頁115和116。

清涼集

建樓

* 爾然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富翁甲到前村朋友富翁乙的家去。看到乙有一座富麗堂皇的三層樓，尤其第三層樓，更是裝飾得無與倫比。

甲在不斷稱讚之餘，實在羨慕，回家後一直念念不忘。於是便找來熟悉的工程師，也想蓋這麼一座樓。

原來前村的那座三層樓也是由此工程師負責建築的，因此他一口答應為甲建此樓。

甲選了自己的一塊空地，便着工程師去建了。

三個月過去了，甲到工地去，想看三層樓建築工程進展如何。卻只看到工程師還在量地，打地基。甲有些火了，怎麼這麼慢的，他心裏想，才建一個三層樓，怎麼三個月了還一點動靜也沒有的，便召工程師，責問他。

工程師對甲說，現在工程是在進行，他必須打好地基，然後建第一層、再建第二層，才能建第三層。但甲一聽，竟然跳起來，他喊道：

「我不要地基，不要第一層，不要第二層，我只要第三層的樓閣。你就直接建第三層樓好了！」

工程師只好請甲另聘高明了。

這個耳聞能熟的故事，是百喻經內的一個寓言。當我們在笑着富翁甲的愚痴時，可曾回頭看看我們自己是否也犯上同樣的毛病。

處於這個一切都講求快速的時代，急功近利的心態似乎快要成為我們生活的方針了，我戲稱為「快熟麵文化」。

許多人只懂得羨慕他人成功，嫉妒他人的成就，從來不去觀察、研究他人成功的背後，到底有着多少的奮鬥，多少辛酸，多少血淚。他們想的只是要成功，卻不肯付出成功的代價，因此想用最快的方法致富，得到成就。

種種賭博，鋌而走險的勾當。販毒走私，投機取巧的商業投機取巧的商業投資等等，不勝枚舉，莫不都是人類一種貪婪，不實際的講求要快速成功的心態的醜惡顯現。

百喻經還有另一個同意義的寓言：

有一個人肚子餓了，便向一個小販買了一塊餅乾來吃，但還是吃不飽，於是便一塊又一塊的買來吃，到第六塊餅乾時，吃了一半，便飽了。他忽然就生氣了，大罵：「豈有此理，我竟然浪費了這麼多的餅乾，原來這半塊餅乾我就可以吃飽了，為甚麼要買前面的那五塊餅乾呢？」罵完了，還打了自己幾巴掌。

在笑聲中，我們可曾反省到自己要的是那半塊餅乾，那半塊我們認為吃下去便會飽的餅乾？

經常我會提醒學生：基礎打得越穩，那所建的樓閣就能越高，所以不要怕打基礎，也不要羨慕那些很快就學出甚麼成績來的人，踏踏實實的去，細水長流。

記住：根紮得越深，越穩，樹就長得越高，越茂盛。

古玩

*黃潤岳

古人云：玩物喪志。因此，我對於收藏之類，總是適可而止。在中學讀書時收集郵票。後來有一張頗為珍貴的郵票不見了，從此無意於集郵了。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窮到衣不蔽體、食難果腹，還談甚麼別的。到馬來亞之後，生活大為改善。於是抽煙不成問題；我便以抽不同牌子的香煙來補足昔時的不足。但我沒有收藏那些香煙盒。抽煙既是一種嗜好，我又不收藏煙盒，卻移情煙嘴。首先是買象牙煙嘴，不僅高貴，而且握在手上有一份沉重；也使香煙增加了分量。

後來改抽煙斗，花頭就多了。抽煙斗有為抽鴉片，這煙斗有

許多講究。一斗在手，可以細細摩玩。於是我有許多不同質料、不同形狀、不同大小的煙斗。還有打火機、清理煙斗器、洗淨煙嘴等附件，裝煙絲的器皿，放煙斗的架子。而且煙絲的雪味、濃淡和濕度，都有一套學問。

退休來加以後，忙於研讀《聖經》和參閱神字，抽煙之嗜好就放棄了。因為我收藏了一些古今書畫，四壁懸掛，不時換新，慢慢對於金石古玩發生了興趣。我收集的東西，全是作紀念品一般買下來的，沒有花大價錢，也沒有真正的古董，好像小孩們的玩具，我自欣賞。

我有一柄印尼古劍。古到甚麼程度，我不知道。看起來又破又舊。劍柄和劍鞘上鑲的不是寶



圖：宋書啓

石，而是普通石頭。高興時，我也曾拔劍而起。我想起的事是京劇中的捉放曹，而不是史記中的項莊舞劍。

還有一柄馬來短劍，劍鋒粗糙，而且是彎曲的，用鼻子嗅起來有一股草香。我曾用手指摸過，怎知手指竟發起癢來。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經過毒藥製煉的。甚至於還煞有介事的說：這是經過巫師作過法的。英國有位駐沙撈越總督被刺，用的便是這種劍，見血即死。大馬有張郵票的圖案，和這柄劍一模一樣。我收藏了三十多年了。如今放在我的餐廳櫃中，不敢輕易示人。

那年回大陸，大襟兄送我們幾件古董。政府規定百年以上的，不准出境。花了成千人民幣，一看之下，筆筒水盂花瓶還不是小時候一般家庭中常見的。如今都是古董了。

我的太太在打掃陳列櫃時，總要改變一下那些陳列的位置。我閒來無事，便去逐件欣賞。有時忍不住要拿在手中，玩玩摸摸。因此我想起古玩這個名詞真是妙極了。

家中沒有養魚養鳥，也沒有狗和貓。這些玉馬銅羊，花瓶古像，一件件沒有生命的東西，卻活生生的在自己的情趣裏。既不發思古之幽情，亦未生往事之聯想。似乎是某種心靈深處的感受，我講不出其所以然來。

我也收集了一些文房四寶，紙筆墨硯和印泥。我原是收集鋼筆和原子筆的，那是為了換換口味，調劑一下。我每次寫信或寫文章，都要換不同的筆。也許是自得其樂罷。

毛筆就不同了。習慣了用某一枝筆，便只有那一枝筆才能得

心應手。寫毛筆字有大小，仍得有許多不同的筆。從前，我太太學國畫，有許多大小不同的筆。還有一兩位朋友是書法家，為了表達友誼，把他們習用慣了的舊筆送給我。於是，我有幾個大筆筒，插滿了舊筆。雖然看起來是骯骯髒髒的，心頭卻感到舒服。當然我還收藏許多大大小小的、未曾動用的全新毛筆。

印泥是中國的國寶。好的印泥蓋出來的圖章，歷時數百年之後，色彩仍然奪目，而且另外有一種古色古香的韻味。我曾高價買回一兩（印泥是按重量計算價錢），把當時的藏書都蓋上了印章。若干年之後，印泥沒有那麼油潤。我便加上幾滴從書店中買來的印泥油，怎知整盒印泥都變了。玩古玩也是一門專門的學問。

我一直想再買盒上好的印泥，也有親戚朋友送印泥給我。於是我又收藏了不少。印泥是裝在有蓋磁碟裏面。磁碟就夠講究了。這磁碟又放在鍍面硬紙盒內，加上攪印泥的小杆。也有放在細巧的木盒中的，小杆是象牙的。

最近我將收藏的一些印泥，打開來想把玩一番。有的是我自己在北京買的，有的是大陸親戚送的。盒子漂亮，磁碟也細緻，印泥的色彩看起來非常珍貴。怎知用圖章一蓋，根本就像一堆黃泥，簡直不是印泥，看起來像印泥而已。原來這些印泥是專門賣給遊客作紀念品，擺着好看的；不是為了蓋圖章用的。大呼上當不止。心中禁不住又惱又恨！

怪誰呢？廿一世紀都快要來了，人家買印泥，難道當正要作蓋圖章之用麼？圖章又有甚麼用呢？你收藏的古董花瓶和筆筒，你真用來插花插筆麼？

這樣

*石得莉

新葉篇

其實這樣子一個人揹着布袋逛逛街的滋味也不錯。

從那座熟悉的 Komtar 冷氣購物中心走出來，再走去「世界書局」翻翻書，看有沒有突然發現一兩本你所喜愛的書。然後再沿着街巷走下去，直到你經過一間藥材店，才記起年老的阿婆叮囑你買回鄉的萬靈風油。於是折回兩步向藥材店老板要了兩瓶萬靈風油。那年輕的老板卻笑吟吟的說，唉呀小姐，妳來的正是時候，不然我們明天就要搬去另一條街囉。小姐改天要再來買東西的話，請到這間新的店來。老板說着說着就遞上一張寫上新地址的名片。你只是笑笑的接過名片，付了錢，將用紅紙包紮起的風油和一點點對阿婆的思念全都放進那米色布袋裏，連店名到底是甚麼也沒看就繼續向前走了。

其實你連這條街叫甚麼也不知道，更不知道那名片上的那條街是在那裏。而且別間藥材店也應該有這種風油的，對不對？

這樣漫無目的地走着走着，你竟忽然想起梅在認識你不久後就說的關於你是個無方向感的人。因為你那時連自己那座宿舍裏

圖：宋書啓



食堂的水菓檔地點也不能確定，常常爲了買一小塊的木瓜或加了酸梅粉的番石榴而轉來轉去。

哈。你接着就想起了那次獨個兒從家鄉回來的事。當巴士在北海終站停下後，你就匆匆下了車穿過人群走向德士站。你向德士司機說你要到 USM 去。你還清晰的記得那個黝黑的華籍中年人再問了一聲：小姐你要去那裏？你以爲他聽不清楚，於是你提高聲量說 USM。當你接觸到了他的驚奇目光時，你還以爲他聽不懂 USM，於是你撥了撥髮說那間檳城大學啊。直到那個人指着人群告訴你必須走過去搭渡輪時，你才猛然記起甚麼似的噢了一聲。就道了謝謝，並留下一些錯愕就走了。已經與友人搭過幾次渡輪了，卻在自己一個人時忘了這些誰都懂得的事。真笨。你想起了這些就因此按捺不住而偷偷抿住嘴笑了起來。前面就快擦身而過的人因此看了過來。

可是那個中六時的阿發同學更好笑呢。他有一回竟忘了帶書包來學校。他是騎摩托來上課的。他是進了課室才發現自己是空着手的。結果待他回家再揹了書

包進課室時，你們的第一堂課已開始了。他一出現在課室門外，你和紅就禁不住笑出聲來。一些同學還不知情呢。那個瘦瘦的級任朱老師還以爲他黑板上的雙數學算錯了。待有人爆出消息說阿發忘記帶書包來上課時，老師也開口大笑起來。你和紅這兩個愛笑的，更是笑個不停。當你把这个趣事說給妹妹聽時，她除了哈哈大笑之外還問那個中六的學生怎麼這樣傻的。你說傻甚麼，人家可是個成績好的學生啊。當天你真的好開心。現在你回想起來仍然十分開懷。那個同學後來在高級教育文憑中得了六十多分，唸電腦去了。

然後你來到了一個轉彎處。摩托號聲忽然在你右手旁響了起來。你冷不防被嚇了一跳。那時亮着的交通燈是紅色的，一切身後的車輛都放慢下來。你掃過一眼那掛上墨鏡的人。你還以爲他是個陌生人。就如你偶爾走過小巷會被一些大男孩吹起口哨一般。待那個人再號起摩托聲時，你這才發現他原來是那個某某人啊。你忽然有了那種在異鄉遇到熟人的驚訝和喜悅。那個人問你：一個人啊去那裏啊。你笑了笑說是囉，還來不及說走走囉，那交通燈就換上了綠衣。然後那個俊秀的某某人手一搖就踏油門而去了。留下一團污了你的臉的烟。

你再轉入另一條小巷的時候，又看到了那座圓圓的高樓，才知道你原來已走向你來時的那個方向。

你摸了摸背上的布袋，感覺到還有些空位，於是走向前面一點的小攤子選了幾粒的橙。

然後你上了那輛68號的黃色巴士，再選一個車上的人間間以確定這輛巴士是否經過 Sungai Dua。這時候你在心裏暗罵了一聲真笨。噢噢。因爲你又忘了那一輛巴士才是沒有經過 Sungai Dua 的。

古井

*楊敏

我依然記得屋後的那口古井。十多年前，我居住的鄉村未有自來水供應，家家戶戶都有一口水井。我家當然也不例外。這口井大約有十多尺深，直徑約四尺，井水清澈，沒有井欄，簡言之，只是一個大窟窿。

這口井對我們用處可多了，煮飯煮菜洗衣等等，全靠這井水。最初，我們有抽水機，要用水時便開機器，把水抽上來，毫不費力；然而，過了幾年，抽水機操作失常，我們只好改用水桶取水。用一條長長的繩索綁在水桶上，丟下水井，輕輕地擺動着繩索，一會兒，水桶便沉下去，然後便將盛滿水的桶拉上來。小時候看媽媽站在井邊提水，真擔心媽媽會一不小心就掉進井裏。

十多歲時，自己也嘗試用水桶提水，把桶丟下井，擺動着繩子，那水桶似乎很不聽話，在水面上搖晃了幾下卻還是在水面上

漂浮，於是大力地搖晃着繩子，水桶才「噗通」一聲沉下去，當我要把水桶拉上來時，差點連人帶桶跌入井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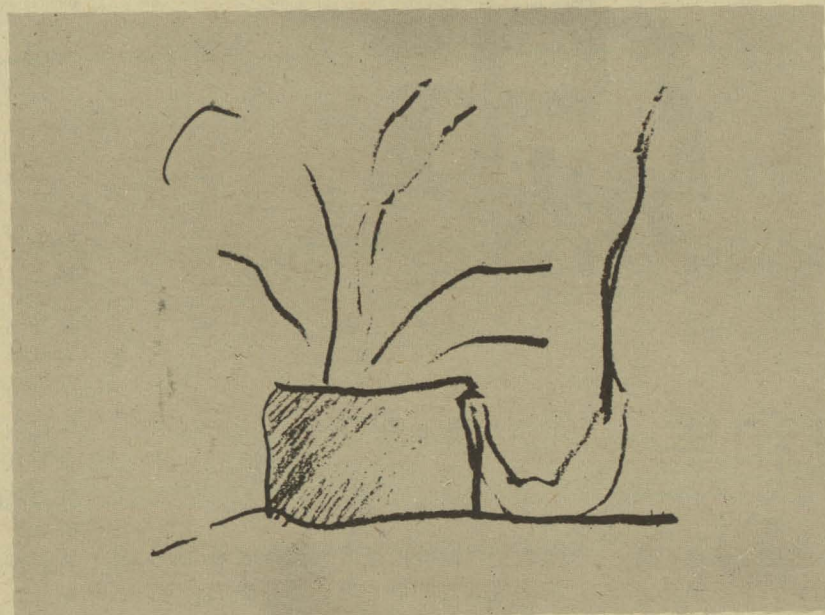
有時候不小心，水桶和繩子便會一齊掉進井裏，那時只好用一根長竹竿把水桶撈起來。

由於沒有井欄，小雞或小鴨也會掉入井中，爸爸便用水桶把它們救上來。有一次更糟，我們家一隻生病的狗站在井邊，不知怎麼的；「噗通」一聲掉入井裏，後來不知被誰發現，驚慌地大叫起來。當時爸爸和哥哥都不在家，弟弟還小，我們幾個女的都慌了手腳，後來弟弟把二哥找回來，二哥回來時，那隻狗已沉入井底。二哥把水取掉，放個梯子下井，把狗的屍體揹上來。我們望着斷了氣的狗，黯然神傷。姐姐說不知是不是它受不了病魔的折磨而躍井自殺了？

鄰家的孩子也常喜歡在井邊

新葉篇

圖：蓮珠



追逐，阿媽看了准要破口大罵：「你們想死嗎？想死嗎？」那些小傢伙卻把阿媽的話當作耳邊風，這可急壞了阿媽，趕緊親自出馬把他們趕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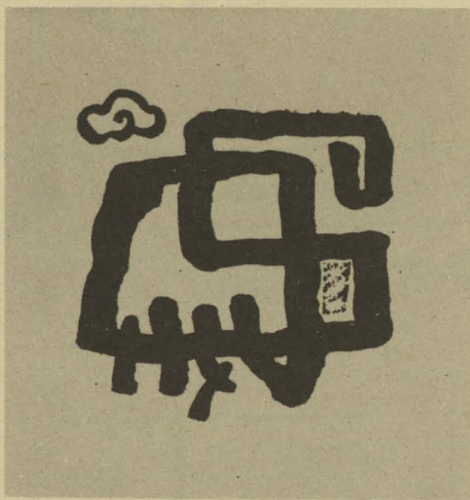
我記得我時常夢見自己跌入井裏，有時又夢見阿媽或姐姐掉下去，醒來時心砰砰跳，流了一身冷汗，我想我對這口井是存有恐懼感吧。

後來爲了安全起見，爸爸用鐵絲網把這口井圍了起來，這樣至少較有安全感；但——我依然作惡夢。

過了幾年，爲了建新房子，我們把這口井填平（那時已有自來水供應）從此，我不再作惡夢，也不再担心阿媽會掉入井裏；但，當我們偶爾提起這口井時，總會有點惋惜。

一個埋着記憶的古井，我怎能忘得了呢？

圖：宋書啓



魚和馬

*淡水魚

我很多的女子朋友都在「騎牛搵馬」，所以她們上下課或上下班都有「司機」接送，雨天有人撐傘，熱天有人憐惜香汗漓淋，偶爾有小禮品收。她們說，人往高處爬，過橋抽板沒有不對，而且舊夢不須記。願者上鈞嘛。

我說，我不懂怎樣去使一個人心甘情願被我利用然後又可以不追究。我說，愛一個人是一輩子的事。令她們嘻哈絕倒的是第二句話。

我有我的孤獨與驕傲。我不會隨便選一隻馬或一隻牛作伴。我沒有後備輪胎的習慣，我是馬死落地行的人。我要我的馬是隻有氣魄的馬，而且牠的毛髮要像我頭上紮的馬尾一樣柔軟光亮。

我不可不吃回頭草，雖然我的那種性格和生肖不屬馬。對於曾經彼此傾心而他又捨不得放棄一座森林的男子，考慮之後，他只配稱河馬。我告訴另一個男子，我是條魚，滑不留手的。而且習慣把男子比喻為馬。他以爲他很聰明，他告訴我他是隻海馬。我

新葉篇

女孩

*草莓

終於，我戀愛了。一提起戀愛，我高興得要死。戀愛是屬於感性的，恰巧我又是那種類型的人，所以對它愛不釋手。我的女朋友很愛我，雖然只是個開始，我仍能從她眼中覺察出她對我付出的誠意。

她說要送我一隻戒指，我一口拒絕。太貴重了，況且我們認識又不久，總覺得這樣不太好，雖然，我即將慶祝二十一歲生日了。

對於感情，我十分執着，絕不會輕易放棄我的女朋友。她是個好女孩，關心我、照顧我，使我有點受寵若驚。二十歲了，還沒遇過一個對我如此細心的女孩。感動。

担心是會有的。我担心她有一天會離開我，畢竟我是如此平凡，根本不值得她這麼好的女孩子付出感情。我曾經失敗過，而且跌得很重，在未遇到她時，對於感情，我怕得要死，根本提不起勇氣再闖情關。

不過，雨過天晴，一切悲哀都過去了，今後，我將會與她攜手，走一條比較像樣的路。或許，我不該這麼沒有信心，老是担心她會離開。她是個好女孩，只要我付出一百巴仙的感情，我想她會永遠愛我的。

我是如此愛她。

相思是一筆流水賬

*葉還

相思是一筆流水賬，還不完，剪不斷。伊說。伊是痴情女子。伊留一頭長長長長的黑髮。溫柔的垂下來時令人想躺上去睡覺。風來時它翩翩的流浪去了，去到伊想念的男仔朋友的身邊，伊的相思密密的藏在髮絲之間。

可是伊的男仔朋友忘記了伊嗎？伊開始爲他編織了一大簍的謊言。伊說給伊懷中的灰色的貓咪咪聽。他的功課太多太忙啊。他暑假要打工賺錢啊。他的年考到了他又要熬長長的夜了啊。伊懷中的貓咪咪傻呆呆的看着伊。伊看到貓咪咪綠色的眸子裏掛着一串淚。伊垂下頭讓黑髮悄悄地悄悄地掩了下去。

伊每天早晨還是彈着他愛聽的歌。伊讓纖纖的手指輕輕的滑過琴鍵。伊想着伊鍾愛的男仔朋友是在枱前聆聽伊的歌寫長長的信了。伊想伊紅色的信箱不會再這樣寂寞了。於是伊這樣子讓纖纖的手指滑過琴鍵，滑過了潺湲的歲月。

伊每個黃昏還是踩着斜陽去撿拾紅豆子。伊把紅豆盛在透明的瓶子裏。一日一顆紅豆子。一顆紅豆子是一份相思。一份相思是一疊深情。伊每夜都細細的數着。

那一天雨珠細細的飄落着。伊淋着雨去撿紅豆子。伊看到一對老年夫婦撐着傘攜手走過。伊痴痴的看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在街頭。伊手心中的紅豆子滑落在雨中。伊回家後把瓶子摔碎了。紅色的豆子撒落了一地，像伊紅色的心。伊悄悄的哭了。

第二天早晨伊沒有彈唱他愛

聽的歌了。伊拿了一個新的透明瓶子，伊蹲在地上緩緩的拾起了那一顆顆散落的紅豆子。玻璃的碎片刺破了伊的手指。紅色的血滴在紅色的豆子上。一串淚珠緩緩的滴了下來。滴在沾滿血的豆子上。滴在伊受傷的心上。伊受傷的心上想着伊鍾愛的男仔朋友。伊每夜還是細細的數着紅豆子。伊是痴情女子。伊對伊的貓咪咪說：相思是一筆流水賬，還一生都還不完，剪一世也剪不斷。伊始終沒有忘記伊鍾愛的男仔朋友。

伊鍾愛的男仔朋友始終沒有回信給伊。

靈犀

*林靈希

去香港之前，你曾問我，該給我捎回甚麼紀念品？我只是搖頭，不說一句話。你曾向我大吐苦水，說好些人知道你將遠行，便托你東買西買，搞得你煩不勝煩。你明白我的意思，微笑着凝視我。說：「你是不同的，你要知道。」於是我說：「給我帶回一方印吧！」

你的印是香港一個朋友刻的。你送我的書，就是蓋上那個印。那時我就想，甚麼時候，你到香港去，也給我帶回一個印。

但該刻上甚麼呢？名字的我有了好幾個了。就刻一方閑章吧！刻上「一生一世」，但甚麼是一生一世？而且，若那是假的，誰稀罕？

有了主意後，卻不肯告訴你，若你有靈犀，該猜得出。你有點不滿，說我不該如此折磨你，

新葉篇

還叫我體諒你此時的分身乏術。我即傷心又生氣。但最終還是讓你猜出來了；在到香港去的前一天早上。

「是心有靈犀？」你問。

我點點頭，有一陣子的驚喜。終於猜着了，否則——你知道的，若你猜不出，印我也不想要了。

曾經，你問過我，我倆是否心有靈犀？

不喜歡你給我的那一首詩中的一個字「遞」，我說，把它改爲「交」吧。但你認爲「遞」比「交」好，且列舉一大堆理由。但我仍然堅持，你想了又想，終於明白了。「好吧，就改爲交，交有交托的意思，對嗎？」

我笑了。既然猜出交有交托的意思，那你是否也能猜出，在我把那潮濕的稿紙交給你的時候，也把甚麼交給你？

去了香港十天，你才給我寄來一封信，打過一通電話。你不知道我會想你嗎？此刻，時鐘剛敲響正午：窗外雨聲潺潺不絕。你在哪裏？是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看着那些被壓彎的枝桠懷舊？在北京的北海公園溜冰，還是在香山賞雪……你說：「希望你好好利用假期，把自己的文稿統籌審閱一番，想一個好題，擬一個書目，我相信，你完全有能力把你的這個假期生活充實起來的。」但你會忘了我那一方印嗎？如果你回來時，沒有把那一方印帶回來？如果你沒有靈犀，我是說，如果你心裏沒有靈犀，那麼——

這一份交情，到底還算不算？

「第四屆全國大專文學獎」徵文

規則

- ①小說：4000-10000字左右
- ②散文：不超過 4000 字
- ③詩歌：行數不拘
- ④題裁：題裁不拘
- ⑤作品內容不可觸及有關國家，民族或宗教敏感問題。
- ⑥作品必須以中文書寫，並以標準稿紙(20 x 20)繕寫清楚。
- ⑦參賽作品篇數不拘，參加者可同時參加三項組別或任選其一。
- ⑧參賽者須將作品原稿連同三份影印副本一齊寄給主辦當局。
- ⑨字體必須端正，副本應清晰。
- ⑩參賽作品必須是未曾發表之作，並且不可在成績揭曉前發表於任何報章或刊物，違規者將被取消其參賽資格。
- ⑪所有優勝作品的發表權將歸主辦當局所有。

參賽資格

凡在籍大專學生（包括國內各大學，師訓學院及私立大專學院）都有資格參加，惟不包括先修班學生。

參賽表格

姓名（中）：	（英）：
身份証號碼：	性別：
通訊地址／電話：	
住家地址／電話：	
學府：	
學系：	學年：

項目

- ①小說 ②散文 ③詩歌

獎勵

- ①各項：特優獎：\$500（一名）
優秀獎：\$300（二名）
佳作獎：\$150（三名）
②各得獎者皆可獲得獎狀一張和獎杯一座
③參加者皆可獲得獎狀一張

參賽方法

- ①參加者可向有關大專學院當局或本學會索取表格或採用報章所刊登之參賽表格。
②稿件寄至：Persatuan Bahasa Cina
Bangunan Baktisiswa
University Malaya
58100 KUALA LUMPUR.
信封上請注明“文學獎”

截止日期

一八八九年九月十五日（日期以郵戳為憑）

成績揭曉

得獎名單將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初旬公佈於各報章，各得獎者將受到書面通知。

雨季

*楊錦龍



1

那年的雨季不曉得是在何日開始。總是這樣：每日三四點左右，天色便漸漸灰暗下來，像是有誰在天空慢慢地抹上一層又一層的灰。然後，趁你不留意時，兩腳便霧似地落在屋簷上。淅淅瀝瀝的雨聲，教人不期然要抬頭望望窗外，分心想想課本以外的事情。

偶爾，甚至在陽光滿室的日子，也會滴滴答答地下起雨來。雨水彷彿在陽光中歌唱。當然，如果你要說陽光在雨水中歌唱也無不可。在這分不清是陽光像雨水般灑下來，還是雨水像陽光般灑下來的時刻，便不得不暫時丟下課本，看雨去了。

那樣做很不好，很不應當，因為考期近了。

(一)

也許，有時不妨放縱一下自己，做些不很好或不很應當的事情。正有如我們不能毫無顧慮，便接受一切所謂好的事情。

老愛不客氣地提醒我：「你唸理科卻喜歡文學，小心坐此山望他山，一事無成。」是我要好的印度朋友，每逢用英語交談時，總是又急又快，猶如嘴裏含着一塊燒紅的熱炭，呼嚕呼嚕，不停地從左頰拋到右頰，那神情非常可愛。

他這該是忠告吧，然則，我仍愛翻翻文學書籍，並想些課本

鮮少提及的問題：

理性與感性，單單用二分法就可說清嗎？

青出於藍，當真能更勝於藍嗎？我蠻喜歡藍色的。

是誰令蘋果擁有意義？牛頓？白雪公主？還是亞當與夏娃？

文以載道真的那麼重要嗎？我卻比較喜歡讀與寫屬於「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那一類文章。

當一切問題都找不出答案時，便乾脆發懶，甚麼都不想了。

2

我發覺自己是個相當懶散的人。平常以沒考試為藉口，說沒壓力、無動機唸不下書；考期近時，又覺得為考試才唸書；這麼不灑脫的事做起來實在沒啥意思。

無論如何，日子依然是忙碌的：上課、做試驗、跑圖書館及趕報告。直至某天下午，當我步出圖書館，右轉，觸目驚心的竟是那種黃花紛紛、紛紛黃花時，我才想，剛才定是又下了一陣雨了，大部份同學都無動於衷地踏着落花來去，他們在忙些甚麼呢？那時，我猛然驚覺雨季已經開始了，雖不知是何日開始的，卻相信這雨已下了好一段日子。這段日子自己又在忙些甚麼呢？日子正當少年，而我正當年少，年少最喜愛的是海闊天空、艷陽高照，金風送爽的日子啊！

(二)

也許，我們可以相信：快樂，本來就是很簡單的事情。怎能不呢？當你要一個艷陽高照、金風送爽的日子，它就來了。

那是另一個下午，同樣在步出圖書館後，右轉，兜頭兜臉竟仍是那黃花紛紛、紛紛黃花，只是這次花兒依然好好地長在樹上，串串簌簌，一如風鈴。

看是風鈴，確是風鈴，因為花香是風，正暗自醞釀花開的聲音，我無意間竊聽到，斯時的心情就像一首詩。

事實上，活着就必須有詩般的心境，才能去解決一些難題、面對一些風雨。而雨，還是斷斷續續地下着；如我，依舊反反覆覆地想着那些難題，那些關於顏色、蘋果、感性及理性的難題。

就讓我們從感性出發，以理性抵達。或讓我們由理性開始，以感性深遠之、擴展之，讓觀察混入深思，把抽象化為寫實。這一來，就不必迷信二分法。

在試驗室，我把黃色的液體倒進藍色的液體，得到的竟不是熟悉的綠——原來答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問題是否合理。

如此，則蘋果的意義便不是任何人能賦予了，它的意義當是其本身照眼明亮的翠綠及一口咬下去時那清脆的響聲。

最後，還是先把「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那類文章寫好，才去想文以載道的問題吧。

至今，依然不曉得那年的雨季是在何日開始，只記得雨總以不同的姿態下着：時而細雨霏微，時而狂雨亂飛，時而纏綿綿綿、剪不斷理還亂地煩你一個晚上。但是，假如說那年的雨季幾乎是隨着一些「也許」開始，而由一些「肯定」終止，我想，就算你不很讚成，也不至於太反對吧！

執子之手

*程可欣



圖：宋書啓

那天收拾書架，習慣性的抽出《萬戶燈火》，從頭至尾翻一次。藍菱的散文集，是他送我的生日禮物。內中夾了一張書籤，粉紅底色，上面印了四棵銀樹，還有席慕容的詩句：

想妳 和那一個
夏日的午後
想妳從林深處緩緩走來
是我含笑的出水的蓮
那麼感性的書籤，這之後似乎再也沒有送過。只有一次隨信寄來

一張正方型小卡，也是一棵樹，樹下只有一個英文字 someday ...，接下去就全靠意會了。

這麼久以來，就只收到兩張卡，回頭想想他倒不是怎麼感性的人啊，當初的浪漫與詩意，許是他傾一生的愛戀所致。同日一過，又回復實在和平常。每天下班回家吃飯沖涼，之後就是埋首在報紙中，說他不問世事嘛他又正熱衷於世事。原來小說上寫的，電視裏演的，可是千真萬確的

男人本色啊。

回頭說藍菱的《萬戶燈火》，真真是忘了有沒有讀完，只記得他在附上的信中摘錄了一段序文：「但是在不斷看到的一些事物中，幻想的成分漸漸沒有了，只覺得生活的意義很平凡。而平凡的生活卻有著自己的一番意義。」他說我當時的創作方向正是以幻想走入平實，與藍菱有些兒相似。這一說，倒讓我更清楚往後要寫些甚麼。接下去每有新作就讓他先過目，要他給評語，他總是褒多於貶，而我卻懷疑起他的客觀性了。總要再三逼供，要他說出好在哪儿壞在哪儿才肯罷休。

我們的文學觀倒是一致的，從來不迷信大主題或偉大思想，也不愛耍技巧。尤其寫散文，內容上只求真摯感人言之有物，語言上則追求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的境界。某次重讀楊牧的《搜索者》，我突然感嘆：這才是永恆的佳作！他也有同感。反觀那些全篇都是技巧的文章，倒像過時的服裝，只能流行一時，不能與世長存。關於文學的課題，我們一共只辯過一次。那是在一次文友會中，有人提出以電腦協助寫作，大家表明立場後我和他竟是對立，他讚成，我不；於是一場大戰開始。但到了最後卻剩下我與他在辯，其他人在看熱鬧似的，觀賞一場夫妻戰。最後是不了了之，大家吃宵夜去。

日子就在文學、工作和油鹽柴米中過去。回想曾經的詩情畫意，如今可是落實得令人心驚。再也沒有湖邊漫步，或是坐在草場中央看夜航班機。貌似綿羊的雲塊，已由一隻玩具綿羊替代，長年累月的守在牀頭，也不用看

雲去了。唯一的詩意，是偶爾在臨睡前輪流背一兩首詩。「春花秋月何時了」，他起頭，「往事知多少」我接下去；「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就那樣一人一句，有時接不下去，變成「哈哈」的一笑帶過。

我們的日子果真應驗了藍菱那句話：「生活的意義很平凡。而平凡的生活卻有著自己的一番意義。」無論是各據書桌一方埋首寫文章，在等電影開場時談起比較文學的派別，或是極平庸的逛街購物，我們都感覺到生活中那番意義。人生在世，求得一相知的人，同走此後半生的路，有人照應有人扶持，夫復何求？所以他最怕生離死別，常說若一個與你生活了數十年的人突然不在了，那種日子不懂如何過。有一次他來對我說讀了一篇好散文，原來是凌如浪的「是這樣的寂寞」，寫一個老母親晚年的孤獨和寂寞。我想是文中那種滄桑孤寂的氣氛感動了他。人到老年，兒女自是長成各自飛，只剩一個老伴共度晚景。年少時那場戀愛，婚後的互相依賴，把幾十年的感情釀得又醇又香，如那老酒，讓人淺醉，也讓人感覺豐厚實在。老來仍有最愛的人在身旁，真箇是天塌下來也不驚惶，兩隻手撐不住的，就讓牠如被蓋下，從此再也不必互相牽掛。但若連老伴也去了，就像生命裏其中一邊牆倒了，日子再也平衡不起；彷彿少了些甚麼，喜怒哀樂都得自己擔當。我知道他對那種孤清無依極恐懼，然而人生的事總在意料之外啊，誰又可探知數十年後的變化？

小時候每每覺得生活太悶，就會有一種奇想。想像自己正在

演一場戲，假設有觀眾在看。因此一舉一動都要小心，態度要斯文雅觀，說話也不得無禮。這麼一來，日子倒新鮮起來了。無論是伏在長桌上做功課，或幫忙做家務，都異常殷勤；不懶惰沖涼，也不和妹妹嘔氣。一直覺得有人在看着我，在天上。當時未認老天爺這名詞，竟把天上的人想像成黃髮綠眸的洋人，如今想起也不禁失笑。可是人生何嘗不是一場戲？我常想如果有一架攝影機把一生都拍了下來，像錄影帶那樣可隨意重播，必是件可愛的事。到時若我先去了，他會選擇那一段？我在馬大校園深夜學騎電單車？還是他把玫瑰藏在書包，幾乎讓它窒息那一幕？還有許多小段落，我想，都能伴他渡過孤寂的日子。只可惜那是我一個人的妄想啊！

若果有一架攝影機，一定會拍下他每次挑戰我。寫了一半的文章給他看，他總說：「看妳如何接下去。」彷彿那篇文章已寫到盡頭，該是結束的時候了。可是我常常一個轉折又寫了下去，平凡的生活自有一番意義，多情多感在心中，事事物物都可落筆。我又嘻皮笑臉的勝了一次。若果真有一架攝影機，愛情也不會僵化或轉淡。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我想除了讀書，感情也如此。重看一幕一幕的濃情蜜意，誰不想設法保留？誰能冷著一張臉不表留戀？

新年時朋友寄來一張賀年卡，寫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祝福我們一生一世都攜手同行。俗語說百年修得同枕眠，我想那必須有一定的緣份和福氣，也要有足夠的愛與能耐。於是我準備選一天對他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許下這一生的諾言。

給C.C.

*張圓圓

圖：宋書啓



早晨我坐在太陽底下讀根塞·格拉斯的《錫鼓》。你的影子就一直在我的旁邊不肯走了。

我想起那日的早餐啊兩粒煎雞蛋三塊牛油多士兩大杯咖啡牛奶。那日我們也是這樣子坐着曬太陽的不是嗎。吃酒店的早餐就是那麼愜意了。還有松樹還有整個沙灘陪伴。是不是吹了海風胃口就會好起來了呢我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討論起太陽來了。因為你說檳城的太陽很頑皮老是喜歡跟着我們從這桌吃到那桌

而且一大早就把你曬醒的真討厭。我笑。那寫詩的傢伙居然聽得有點不耐煩了。他說太陽會燙傷他啊會脫皮的。於是我們就基里卡拉的大笑。他不睬我們了自己塗草莓醬塗黃梨醬把多士弄得七彩一些。然後我掉過頭去找蘇說話。他那尖叫的頭髮在陽光下還會笑。我說你的髮算不算一頂天然帽呢他牽牽唇。後來我轉過頭來，咦，盤上的兩粒蛋黃不見了。你坐在我旁邊正拿着刀塗麵包，上面黃黃濕濕的一大片。原來蛋黃都不聽話跑到你的多士上了。

啊，你看不看格拉斯的小說呢？我一面讀着《錫鼓》一面這麼想。有時候我讀着讀着一不經意你就跑進小說裏來了。奧斯卡，那個自從三歲跌了一跤以後就不會長大過的主角竟然有那麼多跟你相似的地方。奧斯卡有一尖叫就震碎玻璃的本領。你呢你的笑聲大概也是可以震碎人心的不是嗎？有時候我覺得你是要笑得我們喊你說好了好了恐怖死了你才甘心的。

你喜歡抽「駱駝」黑粗話你說健康並不是一切。是真的這樣子嗎？有時候我會懷疑。你抽「駱駝」的時候就會靜下來，彷彿你的快樂都跟着煙一起上升消失空中了。我的朋友之中就只有歐和你兩個有抽煙的習慣了。但我總覺得至少歐是要比你快樂些的。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呢？奧斯卡不高興的時候別人搶他心愛的鼓的時候他會尖叫震碎玻璃。如果你不高興或者別人搶了你的快樂，你會不會也學奧斯卡那樣尖叫呢？

或許這樣了你會高興些呢？祝你快樂。

喝啤酒

*加愛

我喜歡喝啤酒。白色的啤酒。小時候我喝過「黑狗啤」；趁爸爸工作不在家的時候把他放在冰櫃裏的小支「黑狗啤」拿出來喝了半瓶，再把蓋蓋好放回去。待爸爸買了新的啤酒回來，我照舊把啤酒喝了一半放回去。有一次把啤酒整支喝完了，爸爸回來問起，我說我喝了，竟然沒有被狠狠的責備一頓。一切便註定了我會成爲一個啤酒鬼。一切歸功於我的父親。

小時候令我懷念的溫馨時光之一便是與父母親喝酒嗑花生的時候。父母親偶爾心情處於最佳狀況，不吵架的時候，便要我們孩子去買了花生啤酒回來一家人圍着桌子歡歡喜喜上演合家歡，喝酒嗑花生談天。那是一張長方形的書桌。有兩個抽屜。那桌子後來父母親吵架，父親盛怒之下「砰」的一聲用椅子拍了一個大洞。那椅腳彎曲了，後來被拋棄在垃圾堆裏，桌子卻一直留着。現在在本來是我的房子後來成了二哥的。

我們還有一張同樣的書桌，是大哥在外頭工作時買下的。那桌子的四隻腳都給大哥鋸得短短。我們啼笑皆非。家裏出了那麼多短腳的矮個子人物；大哥把桌子弄得比矮個子們還要矮。可以給日本人盤膝坐在地上用。

夜裏圍在地上吃榴槤也一樣讓我懷念。童年時候家裏的天倫之樂過於稀少，一切都讓我太懷念。有時候喝了酒，爸爸會說不可以吃榴槤，因為有人喝了酒吃下榴槤暴斃身亡。也許爸爸會在那個夜晚用老爺車大街小巷載了我們去找宵夜吃。甚麼地方有好吃的板麵，那裏福建麵最好吃，清湯豬肉丸粉應該在那一間咖啡店吃，安邦那家釀豆腐最好吃；你去問我父親，他

一定曉得——你知道爲甚麼我一直那麼懷念他？我父親仍沒去世。是，我是說「懷念」。

那時候最光榮的事是爸爸半夜買了榴槤回來其他孩子都睡了，只我醒着或醒了過來。原來小時候已經習慣遲睡。原來早已註定是夜貓一隻。那麼有榴槤可吃的便只我與父母親。偶爾甚至只我與父親。最記得有次在榴槤肉裏看見好肥的一條蟲。一點都不可愛；那麼肥那麼白，非常可惡。一定吃了許多榴槤肉。吃不完的榴槤放冰櫃最好了，冰櫃隔天會好香好香，榴槤也冷冷的好好吃。我們還會得製造冰淇淋榴槤。

啊，結果我至今依舊那麼愛吃榴槤。一切歸功於我父親。

我也會抽煙。唉，一切仍然歸功於我父親。

很小的時候，我喜歡聞香煙屁般的味道。時常拾起父親丟在煙灰缸裏的煙屁股吸吸聞聞。唸了中學便常常夜裏躡手躡腳走出客廳在黑暗裏摸着父親的煙盒偷兩支回去自己房子抽。很過癮很刺激很好玩。

唉，一切都是註定的。

那麼爲甚麼長大後我卻不喝黑啤而喝白啤呢？好，改次嘗試「黑狗啤」；看看廣告：堂堂男子漢，你係得概——我不是堂堂男子漢。

我父親教會我喝酒抽煙吃榴槤，我好懷念他。雖然他其實甚麼都沒教過我。

雖然我有一個好可愛的朋友倪騰達說喝啤酒會長啤酒肚，雖然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雖然我的男朋友不喜歡我喝酒不喜歡我抽煙也不很喜歡吃榴槤；因為一我沒有大肚腩二陳崩說但健康不是everything 三我仍然喜歡吃榴槤。

*貓爾 小品四則

(寄自倫敦)

我希望我仍是你的唯一

今天，我坐在室友的桌子前給一個我很在乎的人寫信。

我告訴他關於我的思念和痛。

桌子之前是一面大玻璃窗子，窗前養着三盆盆栽。窗子之外是一個小小樹林，葉子都掉得光光。從我這裏可以看見樹林那邊的灰白色房子。這些房子在夏天是看不見的，那些茂盛葉子會把它們遮得隱密。

我告訴他一些只可以告訴他的話。

我告訴他一些我從未向任何人開放的心事。

我告訴他些只有他聽得懂的語言。

後來，我看見飛機在極高的天空穿過，留下一道道筆直白烟。

我開始有點相信倫敦的天空實在過於擁擠。

我在信裏跟他提及這一點。

當然我沒忘記告訴他關於唐納芬律先生。

他是我的投資概論講師，也是我的良友。

唐納芬律先生很高很瘦很老，有四個兒子，沒有女兒，故此我們幾個女孩在他的班上很得寵。

我告訴他我很喜歡唐納芬律先生，因為他很溫柔、友善，因為在他身上我感覺到老爸的影子。

唐納芬律先生有一次問我有

沒有中國男友。

我說沒有。我說我不喜歡倫敦的中國男子。

唐納芬律先生說我是個好女孩子。他說唸書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慢慢再說。

我其實不是甚麼好女孩子。如果我是好女孩子，我不會說出「我不喜歡倫敦的中國男子」那般大言不慚的話。

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不喜歡我在倫敦遇上的中國男子。」

我並沒有向唐納芬律先生修正這句話。

我喜歡讀他的信。

他是那種可以愛一個女孩子愛得很深的男子。

所以，我有點怕。

關於這些，我沒有告訴他。我情願在信裏說一些不觸及「怕」的事。

像告訴他我今天一次過吃了六粒柑。

像告訴他此刻我右手戴着他送的手鐲子給他回信，同時左手又戴着另一男子送的腕錶。

我相信他是不介意這些的。

即使介意他也不會聲張。

他至多只說——

我希望我仍是你的唯一。

生活

公元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習慣開夜車的人伏案溫書。不加油不行了，還有整整七天便得進考場。

凌晨三時，突然肚子直鳴不息。咕嚕，咕嚕嚕，唯有奔到廚房給自己煮一粒白水蛋。

書桌上尚有半罐可樂，是午夜剛過才開的，唉呀，管它有沒細菌，喝了再說。

瞧，這就是留學生涯，說出來一點兒也不風光。

(就在我把那粒白水蛋往嘴裏塞之際，不禁開始痴念家鄉的油條和沙爹。)

若這個試再連續考下去，我得即刻跟整容醫生訂個時間，趕快拉皺紋、治暗瘡去也！

後來唸書唸到第八章，頭痛得厲害，開始瘋狂想家。

(家是傷心失意時才偶然想起的，老經驗學生這麼告訴我。)

四時許，再也唸不下去。在傷懷，在感懷身世，不懂自己為何選擇這種生活。想着想着，就往相簿裏翻出一張心儀男孩的相片，仔細想兩遍他說過的傻話。噯！頭就慢慢不痛了。

(世界還是美麗的，竟有這麼一個出色的人在一旁默默守候。我想。)

也許考試過後我不會想家了。也許那時不會這般想他了。



疑心

我懷疑這是一種咀咒。

等你的信，令我很疲累。

每一天早上到樹下門前拿信總是失望的前奏。

我怕這樣子下去我有一天會失望得死掉。

我已經等了一又二分之一個月，從焦慮到不安到傷心到失望。各種心情演變只在軀體之內悄悄進行，稍為粗糙的人斷不能發覺。

我懷疑你是不是會像上次那樣無緣無故冷落我數月，然後寄來一卷張鎬哲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即使是那一次，我也曾經疑心你受到了某個程度的外來誘惑，只是我沒說出口。因為有些時候，我也曾迷惑。你我之間實在隔着太多地理距離，多得使我在刻意維持我的忠心之餘，仍騰得出空檔看看身邊偶遇的男子。

而你卻是一直在我心中的。在我心中最隱秘最權威的角落。

關於這些，我不敢讓你知道太多。

我懷疑你是不是會珍惜我像

你信中答應過的久？

我更懷疑你是不是會永遠用 Andrew Marvell 的詩句來註釋你的感情？(I would love you ten years before the flood and you should, if you please, refuse till the convention of the jews.)

很多次在冷冷的冬夜我想你，想得哭。

很多次在街頭看見著石磨淺藍牛仔夾克的中國男子，我總不期然多瞄上兩眼，以為他們其中之一可能是你。

今天我在課堂不能集中精神上課，在一張單線紙上寫滿你的中英文名字，然後用英語粗口在紙上罵你。後來覺得這樣子罵你感覺並不如想像中好受，便用黑色墨水筆使勁地塗了又塗，直至筆尖穿過那張薄薄的紙。

唐納芬律先生說我退步了。他說我的投資概論做得不夠中肯。

我懷疑我的退步與思念你之間有着一點點曖昧關係。

我始終不敢承認。

圖：宋書啓



*貓爾（寄自倫敦）

史諾皮我親愛的

不能到書局去，除非口袋裏沒錢。

要不然必站在卡通漫畫部門看彩色史諾皮，看了手癢，禁不住就想買下，非常浪費。

更不能到卡片店。

那種花生漫畫卡片總教人愛不釋手。如果口袋裏放着十幾廿英磅，我肯定無從抵抗這種誘惑，非得把錢掏出來跟店員交換卡片不可。

買回來的卡片多半不實用。買的時候沒考慮實不實用，喜歡就買下來，攔在抽屜發霉。

其中一張卡片，查理·勃朗苦着一張臉說——

「沒有你……」

翻開卡片，裏面接下去寫着——

「……週末夜給我的感覺有若星期一早上！想念你！」
要把這張卡寄給誰？

另一張是情人卡。

史諾皮習慣躺在屋頂上，緊閉雙目。他想：

「我其實是不喜歡你的……」
卡片上這麼寫着。

誰料翻開之後，裏面的句子竟可以如此感人——

「……我已愛上你很久了……唉……」

花生漫畫裏的人物可愛逸頂。查理·勃朗偷偷愛戀着紅髮女孩，愛得心痛。

紅髮女孩被大隻佬欺負，查理看不過眼卻幫不上忙，惟有一天盼望自己快高長大。

利納斯整日挽着一張被到處跑，那張被是他的另一生命。

Schroeder 狂愛貝多芬，十年如一日。他被露茜纏得透不過氣。

露茜說話直腸直肚又刻薄，史諾皮最不喜歡她，認為她心腸壞。

一次史諾皮住家失火，深夜裏無法及時搶救，燒得一乾二淨。史諾皮後來無家可歸，傷心透頂，查理·勃朗教他放心，說會給他造一個新家。

這時露茜的壞心腸表露無遺。她認為史諾皮罪有應得，硬派他做了虧心事才會受到上帝懲罰，一場猛火把他的家燒個清光。



這樣一個心胸狹窄的女子，長得也不可喜，無怪乎查理·勃朗處處無法與她溝通。

別看史諾皮常常躺在屋頂上無所事事，他其實是個大思想家。某夜他又躺在屋頂上想心事——

「每一個晚上都是一樣的，我把晚餐盛在紅色盤子裏，從黃色盤子喝水；今晚我想換個方式。我想在黃色盤子用晚餐，用紅色盤子喝水；生命實在是太短暫了，我得把日子過得生動一點。」

實際上，史諾皮是個浪漫份子，更愛享受，經常使喚查理·勃朗幫他抓癢，自己卻微笑眯起雙眼，伸出長長舌尖。

唔——好舒服啊。他想。

氣煞查理·勃朗。

史諾皮我親愛的，認識你愈久，愛你愈深。

也得感激 Charles M. Schulz

把史諾皮帶到人間。沒有他，史諾皮便不存在。沒有史諾皮，我們的日子難免會單調一點。

回家

*余廣達（寄自倫敦）

原本復活節想到法國看一位好久沒見的老朋友，他常來信給我要我到他家；信中還誇口道：「我家太大了，你快來住啊！」

我回了信給他；打算這個假期去看看他。他在法國出生，華裔。說得一口流利法語，又能講廣東話，英語也說得不錯，還可以書寫。

我也通知宿舍裏的朋友；這個學期也不打算回家了，去法國玩，順便畫畫。就在此時，收到大姐的來信，她要結婚了，希望我能回國來參加她的婚禮。

我看完整封信後，真高興，跑到鄰居報告好消息，要回國去了。

「你不是說要到法國去嗎？」

「是啊！我已寫了信通知法國的朋友！」我皺了一下眉頭，這次可頭痛了。

「你最好寫一封信道歉，說你不能來。」朋友急着大叫：「別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離開倫敦那一天我很早起身，心情非常緊張，一夜沒有好好入睡，腦袋裏老想着回家的情形

。我起來後；洗把臉後，煮了一碗快熟麵，再一次看看行李、護照，和機票，一切檢查之後；對着鏡子再看了幾下，我的臉色蒼白，手在抖；「回家總是緊張的，離開家有半年了，不知家裏的人怎樣了？」

進入機艙，我找到了位置；坐在我隔壁是兩位東方人；他們問我：「回國去啊？」

「是的，你們呢？」我很高興有人和我講話。

「我們是越南人；來英國已有十多年了，這次才有機會回去看看。」

「現在越南很亂，方便嗎？」

「我們的家人全在那邊，我太太也是越南人，總想回去看看。我們去的地方很安全；我們申請了好久才得到這個機會。」

「那很好，一路順風。」

在機上，我用部份時間寫稿、看書。我討厭搭轉站的飛機，飛了好幾個鐘頭，使我全身不舒服，還要在泰國轉機，又下機又上機；花了一個多鐘頭，才遲遲抵達樟宜機場。家裏一定以為我

出了甚麼事了。

開口打開的時候，我匆匆提着簡單的行李；急急的搜巡着久候我的家人，只見門外媽媽、爸爸、哥哥和小弟都站在外頭；我連忙給他們揮手！終於到家了。

媽媽見到我最高興了，激動地說：「頭髮這樣長，樣子像足外國人了！」

「沒時間，在英國剪頭髮太貴了，多數朋友替我剪的！」我真想大哭，緊緊地擁抱着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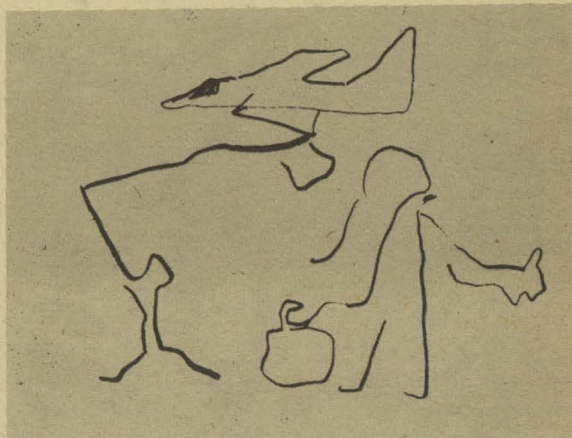
「等了好久，我們又打電話，航空公司說你搭的班機明天再回國。」大哥笑着說：「我們都試試看今天能不能見到你，還叫你二哥在家等你的電話呢。」

「我也不知道，在泰國轉機時，才知道我又誤了班機。」

我的廣東話有點退步；母親皺了些眉頭，問：「才半年，連廣東話也快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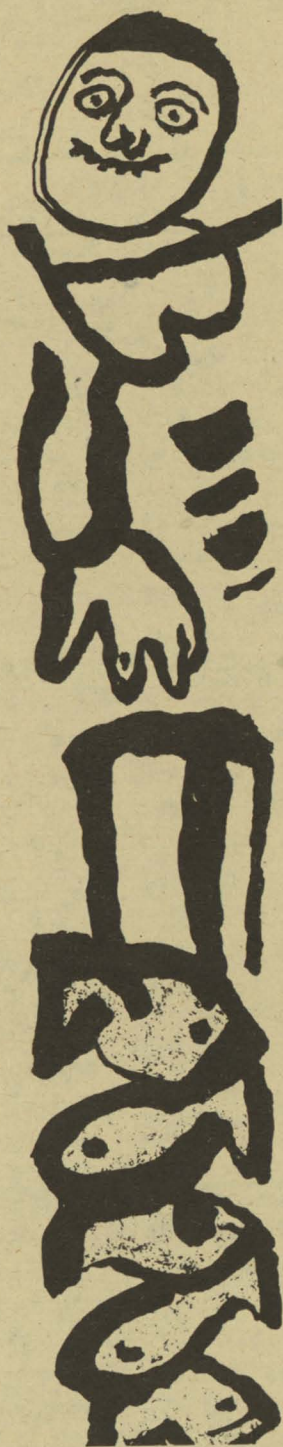
坐在大哥的汽車裏；看着新加坡風景；半年了，它們還是老樣子。我脫下外套，出了一身汗，這原是我熟悉的天氣。不像英國。

圖：蓮珠



踏在草尖上的脚

* 鞠藥如



圖：宋書啓

• 章 1

(當衆水淹進他的耳孔時，他才發現原來背部那股拉扯的力道有多強勁。)

• 章 2

才走到課室附近，他就知道自己又是遲到了。把左手的袋子交在右手後，他敲了敲門，說老師早安才踏進去。

老師坐在椅子上，並沒有回頭看他。同學們安靜的坐着抄寫，也有幾個轉睛看他。他繞過排在桌椅前端的那幾排椅子，走到自己的座位。跟他同座的許會山，已經寫了半面字。他把袋裏裝着的水壺，雨傘和飯盒放在椅子上，才出力的把書包從背後拿下來，舒了一口氣。坐下時看老師，只見老師的兩粒大眼圓瞪瞪的看着他，嚴肅的臉上找不出一點笑容，他忙把目光移到壁上的時鐘，才七點廿五分。

說過幾次要你早點來了，你有聽到沒有？怎麼樣，還坐啊？

他的屁股緩緩的離開長椅，膝蓋慢慢的觸到硬冷的洋灰地上，細細的沙冷冷的貼着他的皮膚。

昨天老師要你做的作業做好了沒有？拿出來。

作業？甚麼作業？他忙轉身翻書包，從前翻到後，從後翻到前，甚麼作業，想不起來了。

翻翻翻。

老師尖利的聲音在偌大的課室裏很輕易的刺進每一個人的心臟，從耳道裏進來。

我也說過多少次，沒有就是

沒有，你就是把書包翻破了，翻死了也是沒有。俞加希，簿子又沒帶來了，是不？

他低着頭，輕輕的點一下。

是嗎？

是。

嗯哼，好，很好。要不要老師到你家去改簿子呀？甚麼作業都不做，你想功課會好？昨天的道德教育練習題沒做的舉手。

老師是真生氣了。小手舉了起來。

胡里清，又是你，真要變狐狸精了是嗎？紅組的喲，廖慧恩，每天玩，真舒服哦。都過來，讓老師告訴你們不做作業的結果。

他沒動，低着頭看桌面上的書。老師若是要處罰他，不是這個時候。沒做作業的同學都上去排隊，拍拍拍，鷄毛帚在每一個手掌上敲十響。

他偷偷的看一眼自己的手掌，薄薄的肉在皮底下輕輕的跳着。

阿媽，我不要去讀書了。

打死你了。

我真不去。

做甚麼啦？

老師會打的？

很好呀，你頑皮她就打了。

不是的，她說我遲到，功課又沒有做。

那你跟她說你走很遠才到學校咯。

老師不信的。老師說我起得太遲。

俞加希，把你的寫字簿拿上來。

他緩緩的抬起頭，茫然的看着老師。

快一點，你的寫字簿，聽到沒有？

他轉身，翻書包。寫字簿，這一本就是了，但不能交上去，都沒有寫。再翻，又是沒有寫完。他有幾本寫字簿，書包裏一定準備了一本新的，老師說交上來改時，要是沒有寫完，就說忘記帶來，老師說真的嗎？點頭說真的。但今天不能說「忘記了」，因為老師有講過她不聽這句話。

他拉起藍色皮的格子簿，翻進去一看，有兩面寫滿了單字「學」和「育」，老師的紅筆畫了一個勾，第三面寫着「糖」，一、二、三、四，才寫四個字。

他用手撐着椅面，慢慢的把發痛的雙膝支離地面，摩摩膝頭兼掃掉沙粒，他雙眼直望着老師，老師也直望着他，彷彿是雙眼在行走似的，他涼颼颼的站在老師的桌前。

老師的眼光從他臉上移到他攤在手上的簿子，眼皮又很快的讓瞳孔包裹住他。

他有着兩道玉郎漫畫裏出現的，專向好人施拳頭亮刀子的劍眉，劍眉底下的劍眼，現出司空見慣的無奈和少許的驚惶，然而最令她不自在的是他那翹着上唇的嘴巴，微張着，一幅「怎麼辦，怎麼辦」的可憐相。恨。

她緊閉雙眼，深吸口氣後重重的從鼻孔裏噴出來。

不是老師要故意打你，俞加希，你自己說說看，到底爲甚麼

你連字都不寫？

你說呀，讓老師知道你到底有甚麼不對。打也打了，罵也罵了，關學也關了，你還想怎樣呢？

（老師突高的音量震得他那片厚唇跌了下來）

不會寫。

甚麼？大聲點，老師聽不到。

不會寫。

不會寫。不會寫？這個字你不會寫？不要騙我呀，騙我的後果你是知道的。

（她突然想起這個從巫語班轉來的男孩未曾上過基本筆劃與筆順，因為那是一年級時所注重的。）

去拿筆來。

她直視着他仿似一步一拖的走回座位，心裏沉重得像灌了鐵花，再掃視全班，都安靜地看書預備上正課。她低下頭來，非常憂傷地把額伏在手背上，恨恨的嘆氣。

（說過多少次說過多少次，作業一定要做，書一定要讀，字一定要寫，你的責任就是讀書讀書讀書！別的事可不用你管。）

（你是知道後果的，是不？外面的陽光正強得很呢，好不好出去把淚水曬乾？）

（不是老師要打你們，你們也要想想，該做的事不做，就是不負責任，就是要處罰，你還想怎樣，親你呀？）

（滾上來！二十下，沒有再留情了。）

（真是好羞恥的呀，三年級了還給老師打。）

她出力把椅子提開一點後才站起來，正眼也沒看的走向另一邊門口，大步跨了出去。

橡樹枝桠間的晨陽才開始炒

熱，耀眼的黃葉綠葉襯着灰白的幹枝。她心底的鐵花成形成形，真要死了。她低着頭看擺在走廊邊的幾盆綠葉植物，蹲下去憤憤的把野草拔起後用力的拋到坡下。

我氣得要死，我真氣。

做甚麼？

作業都沒有做。

打咯，四十下。

有用嗎？哼，要是不會做就是不會做，打死了也是沒有用。

那你還氣？

那是會的幾個呀。我要去洗臉。我氣死了，全身發熱。

她腳上的Bata涼鞋的後跟帶子沒有扣住雙腳，一路縫縫縫的拾梯直上。辦公室在另一座建築屋裏，她直走到安裝在角落裏的洗臉盆，水龍頭一轉，沒有水，然後很意外地波一聲，水衝了出來，她反倒嚇了一跳。

掬把水洗臉，臉燒燒的紅着。毛巾揩乾水珠後，才又像一個人。

她稍微收拾一下桌面，有削水果刀、教科書、空漿糊罐、水壺水杯、詞卡、字典、長尺、短刀，斷的鉛筆和紙張。拿起字典和鉛筆包兼教員記錄冊，她順手倒一杯開水後才縫縫縫的走回課室。走廊裏有幾個二年級生跟她說老師早安，老師早安，她側一側頭，早安，早安，聲音輕柔得自己也吃驚。

起立。

她走到書桌前。

行禮，

她掃視全班。行禮，也有的互相行禮。

老師早安。

早安。

老師早安。

坐下。

她也坐下。

都來了嗎？

都來了。

很好。

點名冊打開，她在二十五那行整齊的畫／藍色的／，三月份幾乎全滿。她滿意的淺笑，在結束的一欄註上全到人數十六，總數十六。正要合起來時再在十六號俞加希那欄寫「行為不佳」才站起來將點名冊掛在牆上，木板牆。

拿起放在黑板溝的長尺，學生也已陸續走前來坐在排好的長椅上，一排下去三張第二排二張，坐好後，胡里清矮矮的個子又站了起來，她靠到黑板邊，默默的看着每一張臉，和每一張臉上的神情。

都抄好了嗎？

抄好了。

會嗎？

會。

班長謝頌仁匆忙的站了起來，走向前。她轉身走向鋪滿陽光的窗子，在低首與抹去淌在鼻尖的汗珠間，髮垂了下來。轉身，她的椅子正安放在黑板前。

拼一次。

lu 驢，lu 旅，lu 律。

luǎn 卵，luàn 亂。

lǜè 掠。

l 甚麼？ lǜè lǜè 掠。

lǜè 掠！

lún 淪，lùn 論。

luó 羅。

錯，luó 羅，第一聲 uō，

luó 羅，羅唆的羅。luó 羅，

luó 螺，luǒ 裸，luò 落。

好，都會拼了嗎？

會。我在家有拼。

有啊，很好。那如果誰還不會的，要多學，再不會可以問老

師。老師是給你們問的，天天上聲母節，還是不會拼，我也沒法了。不過，我告訴你，評審不全對我會處罰你很痛的。o.k. 看這些字詞，我解釋一遍。

她的長尺指向黑板。白色的粉筆字填滿綠色的板。逐字拼，逐字講，一些普通的字，好像 lu 旅，她跳過不說。但今天的音節比較難，她利用故事來解釋「考慮」「法律」「卵」「忽略」「掠奪」「淪落」。

luó 螺，陀螺。我記得我有講過陀螺，有人還寫陀螺是可吃的。馬來話叫甚麼？

Gasing。

gasing，對了，陀螺就是gasing，可吃的嗎？

我爸爸有吃。

有吃？怎樣吃？

洗一下，切一下，煮來吃。

那是陀螺？是不是螺？

她在黑板上畫一只螺。

不是，不是這樣的。

她忍住不大聲。

章淑才，說清楚點，到底是甚麼東西。會說嗎？好，用福州話講。

說呀，說呀，是甚麼東西可吃的？老師，他不說。

我要你說，是甚麼？

老師問你呀？還不說，是甚麼東西？

不肯說，你們看，這樣子的行為對嗎？

不對。

老師要你說的時候，你就要說。不說，你說話的技能就達不到，零蛋。好，陀螺是一種玩具，拿起來，丟在地上它就會不停的轉。馬來人最會玩。你們有玩過嗎？

哥哥有。

沒有。

有見過陀螺嗎？也沒有？國語不是學過嗎？

書裏還有圖片。

啊，還有圖片，那你找出來看一看就明白了。章淑才，不管你爸爸吃的那個洗一洗切一切煮一煮的是甚麼東西，那一定不是陀螺。森林裏沒有，大海裏也沒有，我們要動手做才能有得玩。o.k.嗎？你們。

o.k.

luó，還有姓羅的羅、蘿蔔、鑼鼓、籬子，大都是用竹片做成，圓圓的，家裏有嗎？拿來裝胡椒，裝可。

很胖的，我有。

很大。不說胖。我們說人很胖，豬很胖，羊很胖，俞加希很胖，籬子不胖。很大。俞加希，懂了嗎？

懂。

luǒ 裸。這是新的字，luǒ 裸，就是，唔，媽媽跟弟弟沖涼時，弟弟甚麼也沒有穿，衣服也沒有，褲子也沒有，就叫做裸。會嗎？身上甚麼都沒有穿，luǒ 裸。

luò 落，駱駝的駱，聯絡的絡，可以了嗎？好，再重新拼一次。

她在童音裏放下長尺，走向書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鈴聲從六年級的課室裏傳了下來。她看一眼章淑才，心裏很不舒服。趕快拿出造句簿，做造句。
(一)旅行 (二)法律 (三)淪落 (四)忽略 (五)陀螺。能夠造嗎？明天交簿子。

她踏出課室時，差點跟鄧群富相撞。在轉角處她清楚的聽到 padamkan papan hitam, cepat. 腳步停止，她的心也猛的跳速。那語

氣重得粗得彷彿是責備她超時而不離課室。她不禁吸了一口氣。

• 章 3

讀一遍給我聽呀。

不要。

做甚麼呢？

你說我唱歌。

你是在唱歌呀。我國由十三個州組成，施行君主立憲政體。姑姑你很壞的。

單晚螢躺在床上開心得哈哈大笑。她翻個身，抱着大狗熊咧嘴眯眼，單之銘非常無奈的瞪着清澄的雙眼靠前挨近她。

我們對看。

好呀。

單晚螢先溜溜雙大眼才認真的迎接姪女稚氣的雙眸。直視的目光流露出戲弄與平和，她只感到寧靜祥和。單之銘承續了單家的大眼，眉毛濃密，剪着短髮和微紅的雙唇。她忍住不發出笑聲，單之銘也儘量不眨雙眼，雖然姑姑紅嫩的雙頰，細長的睫毛和俊秀的鼻子直在她的瞳仁裏停步。

單晚螢的眼皮越來越沉重，但拒絕眨眼的意念控制着她的行動。她輕輕的，慢慢的移動眼球，不再直望進單之銘的瞳仁裏。在那兒是一團黑，望不進底的靈魂巢居。她嘆口氣，情緒遽然滑落到底點。

我看見你，但我看不透你。

啊哈，姑姑你又輸了。

才不呢，我只可憐你的眼睛要痛許久呢。

單之銘高興得很，跑着出去找婆婆要報告好消息，單晚螢順手開了收音機，音樂裏猛然跳出了麥克傑遜的 Bad。她就沉溺在歌者的傾訴裏，悄然低嘆。

我突然發現，我們做老師的情緒波動很利害。

怎麼說呢？

你不覺得嗎？我就有這樣的感想。學校就好像戰場一樣，轟轟烈烈的大吵大鬧，有多少時候是開心的呢？總是罵罵罵。

我也是這樣想，走出這個課室又走進另一個課室，心情都不一樣。

你 guru B 還有機會換班，我這樣 guru A 每天整天都是那一個班，有時氣都氣到半死。

何必認真呢？

單晚螢拉起大紅毛毯把長腿蓋住。在清涼的晨光裏，風吹來夾着些許的涼意和熟悉的鄉間空氣。在外的日子常將她的心牽絆着屬於「家」的人與事，而每星期一次的夜宿常彌補了一些受創的觸角。

之銘，替我拿杯開水來。

無線電裏傳出了濃重的男人口音，正介紹着歌者與歌及 Damai Beach 的 Holiday Inn。她將音量轉小，再叫之銘之銘。

單之銘放下了鉛筆，跳下椅子跑到茶杯間找了一個漂亮的紫杯子，洗乾淨後倒了滿滿的一杯。謝謝你呀之銘。

單之銘臉紅了，在轉身出去之前忍不住站住。教我馬來文姑姑。

現在？我想睡，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你又要走了。

不會啦，你再跟我說。

單之銘很失望的走出房間，又埋首在華語造句裏，五年級了，作文還不會寫。而所謂最重要的科目，國語和英語，有許多都不知道新來的臨時老師教些甚麼。阿婆，姑姑幾時回。

我不知道的。

我馬來文不會做，英文也說要打。阿婆，姑姑幾時回？

唉喲！你哭甚麼，不會就不會囉，還哭甚麼？

單之銘放下練習簿，想起數學還有五題未做，忙翻書包把厚厚重重的課本拿出來，把未完成的華語成語練習題丟下了。

姑姑呢？

睡覺。

又說要她教，晚螢，昨晚睡夠了，出來教一教她吧，也只有幾題而已。

唉，真討厭。

單晚螢氣鼓鼓的下床，滿腹不高興的走出來。

每次回來都纏着人家教，你老師不是有教過嗎？我就不信他不會把答案給你們。就是不專心。

單之銘習慣了姑姑火爆的脾氣，是一陣子之後就必煙消雲散天下太平了。她忙丟開數學課本和練習簿，把厚重的國語拿了出來。

像你們這些懶惰鬼啊。該打二十大板，我的同事說打四十下。不要這麼壞啦。

甚麼壞？叫你回家做作業你就要做。玩耍，嘿。嘿。

可能是不會做呢？我就是只有幾題不會。

怎麼不會，考書都會拿第二名，我就是打，打到哭。

殘忍。

你敢這樣說我？那是該死，明年申請回來這兒教，打到你扁。

哦，千萬不要。

單晚螢拿起單之銘傳來的課本，看了一眼書上的字。

要死了這樣的題目都不會，連線呀，把 A 組的配上 B 組的就好了。

我不會連。

找出它的意思不就可以了，像這題，aman 連 keadaan yang tenteram，gotong-royong 連 bekerjasama，我就不信老師會沒解釋。

老師都是講國語，我有時不會聽。

問咯，不會。

不敢呀，我們都很怕的。

不問是你笨，不是怕。快點，我只解釋一遍，你自己做。

還有英文。

我讀書啊？

英文最難嘛，我們一個禮拜才上三節，都不會的。

多讀咯。

不會怎麼讀？

單晚螢沉默了下來，她想起班上幾位成績頑劣的學生，是真懶惰還是不會讀而失去求學的興趣。也許是自己太心急了，總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與吸收所教導的。

就只有你們二個了，許會山和俞加希，害得我們沒有更高的巴仙率。當然藍組的也有幾個很壞，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這一班就完蛋了。

單晚螢放下課本時已是近午時分，門外的陽光燒燒的蓋着洋灰地，風卻有一把沒一把的鼓着。

改次不要再叫我教了，每次罵你一句就哭。你知道嗎，我多愛打你了，講了又講還是不懂，也不知道心放在哪裏。

單之銘紅着雙眼靜靜的收拾書本，作業是做完了，改天回學校不必抄別人的也不怕老師的竹片。她吸吸鼻子，眼淚還是不規則的滑了下來，滑下來。

去洗個臉！

單晚螢跳下椅子後回到房間，一頭栽進枕頭裏，心裏沉重得

幾乎喘不過氣來。每次心焦急別人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每次憤恨；不知因何事的憤恨，她的感覺就受創而需要一點時間回復平靜。她夾緊玩具熊，很熱烈的感到臉正燒得猛。

不用這樣嘛，不會就慢慢來咯。

她伸手按下收音機的掣，立刻鑽出了一位唱着華語歌曲的男音，把母親的聲音淹住了。她心裏正難受得很，之銘也不好受吧。她翻身下床，拉了毛巾衝進浴室，水冷冷的沖下來時才舒服點。做甚麼要罵人呢，之銘又不是真的不會，是自己太心急了，見鬼，我這樣的死人。

她猛力潑水，過肩的髮親成一束黑，眉毛睫毛順着水勢下垂。痛。她想大叫幾聲來發洩心頭的氣，撇不住，她舉起紅色的塑膠桶，對着桶口狠狠的喊幾聲，音從桶裏悶悶的飄出來。

她跌坐在地上，背靠着冷牆，把臉夾在雙腿間，把這些日子以來的憂傷與憤怒與難過與失望全哭了出來。她可以摸觸到胸口的那股痛。

人家教了就要死死的記住，不然怎麼能夠學到東西呢？現在不學，將來是沒有機會的。

我心痛甚麼呢？笨！

單晚螢雙手按着濕濡濡的地，慢慢的爬了起來，她對着鏡子張，只看到憤恨裏的傷痛。手一潑，鏡子就糊了。

我真寂寞。

你是寂寞。

爲甚麼你這樣說？

你的思想太遠了。

她淺笑，俞利莎，你知道我在心燙之餘還淺笑不曉得又要怎麼說了吧。

好了嗎？姑姑，吃飯了還不出來？

• 章 4

老師明天不來了，好不好？

好。

爲甚麼你們都說好呢？謝頌仁。

希望老師在家休養，病快快的好。

都是這樣想？

是。

單晚螢笑了，臉半點半點的紅了起來，喉頭又開始發癢，她用手掌掩着嘴巴，快步走到門外狠命的咳，連淚水都拼了出來。看你個子這麼大，身體卻這麼糟。

你不知道呀俞利莎，我這是空罐子吧。

這麼常感冒，要多吃 vitamin C 的食物。

她死命的咳咳咳，所幸剛剛上過洗手間和不是坐在椅子上，不然真連膀胱都擠乾了。

她將痰，稀痰，吐在草叢間，矮矮的爬地青青，滿了整個山坡。她清清喉頭，喉間依然有一大團的阻塞。

老師今天做啞巴了。

不要看老師做啞巴罵不了人哦，老師的雞毛帚還有嘴巴會咬人哪。

嘩！

她側一側頭，長髮就掠了下來。在炎熱的午後，冒出來的汗珠匿在肌膚上是不自在的冷。她拉開抽屜，抽屜滿了；有一本《風采》放在最上面，一抽，拿了一根綁髮的黃膠布圈，頭一揚，馬尾就吊在肩上。

她環視全班，大家都在專心的讀着考卷，只有許會山和俞加

希。

皺着眉頭，她蹣跚到他們的背後。

讀呀，先讀才做。如果不會讀，看下面的選擇題，只能選一個答案，知道嗎？如果這題是 A，就圈 A，別的不可以圈，知道嗎？

俞加希的考卷滿了鉛筆痕，圈了 A 又圈 B 又圈 C，5 題都是這個模樣。氣，沖上單晚螢的腦門，手一扭，狠狠的捏了一下他的臉頰。

老師講了又講還是不聽，只能圈一個答案。如果是 A，就圈 A，B 和 C 都不可以圈，明白嗎？

她真氣，但依然控制着自己不要發出太響的聲音。每一個踱步裏都沉澱着欲裂的傷痛，她蹣跚到門外，仰首看校門外的那棵細瘦無葉的紫傘花樹。

3M 好嗎？

你是指教學進展還是學業報告？

照你所知的。

根據教育部長的巴仙率來統計，這樣的實驗時期所獲得的成果是可以誇口與放心的；照我的體驗與觀察，十分加上一個零就及格了。

我不明白。

我明白。

董事長聳聳寬厚的肩膀，一副無法理喻的樣子。單晚螢依然記得他那抹唇角下的笑。

吃了沒？

俞利莎的高音嚇了她一跳。

唏……怎樣吃？

還上？

評審呀，沒時間，只好現在考了。

餓死你。

還好我的胃跟我的精神一樣

堅強。

她笑。陽光在室外濃濃的鋪蓋，眯着眼，她直望着俞利莎疲倦的容顏和有孕的身材。

唉……真苦。

俞利莎摩摩肚皮，笑，疲倦的笑。

到你時就知了。

還早得很哪。

還早，噯，你跟鄧到底有甚麼？

有甚麼？

誰知道你們。

單晚螢側一側頭，這是她的小習慣，以詢問的目光直視俞利莎的小眼睛。

講給你聽不可以大生氣。

俞利莎踏前一步，壓低聲音。不用神秘啦，我當它死的，做甚麼氣？

是呀。我一直聽她 complain，說沒有時間給學生多上課啦，說課室裏的書桌都放滿東西啦，甚麼甚麼的。

還敢這樣，說呀。

單晚螢以輕視的口吻掩飾怒意。

校長本來排她一星期多二節增廣活動，是她自己推掉的。現在看我每天多上課就不甘心啦。可以呀，要用功是不怕沒時間的。

就是嘛，有人就是不甘願。

你知道嗎？我在這兒本來是最快樂的，自她調來後，我的快樂就向我告別了。

我也是這樣說，這個矮女人搞得我們分幾派，真可恨。

她針對我，又不見她告到校長面前去。

她敢？校長一句話就哭倒教育廳了。

所以我當她死的，反正我來學校是教書，不是搞幫派，那樣

卑劣的人在我眼前是甚麼？土！

單晚螢轉身往課室走。她不是氣，然而難堪是有一點的。同事之間有誤會是難免的，可是當這個誤會特意加以渲染時它的後果又是很大的。

我已經跟她解釋過，我根本沒有在學生面前指責她，是她自己多心了。如果還是這樣，嘿，我靠她吃飯咩，氣！

俞利莎跟進課室，鴉雀無聲的課室裏飄散着午後的庸懶和悶熱，低矮的天花板圍困着一室的氣，空氣。

單晚螢靜坐書桌前的椅子上，眼睛雖望前端，但俞利莎知道她的眼光並未停留在任何一點。

她是明白她的。單晚螢，有時天真得似個小子，有時卻驕傲得恨不得推倒她；然而她的驕傲是常擺在她的外表上。

她坐在黑板前的長椅上，也沉默着打量課室，寬闊的牆貼滿了風景畫和水墨畫、教具、美術和手工。

那些花好漂亮，誰做的？

學生。

你教的？

我看到之銘做，就教他們了。我明年真的走了。

又是這句話。

是呀！你不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家長都是 complain，為甚麼我的孩子華語會及格，就是英文和馬來文不及格，我聽都聽到不要聽了。

那你去哪裏不還是一樣？

管它呢，我在這邊五年了，一定要走。

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我告訴你，任何一間華校的情形都是這樣的。

我可以申請去馬來學校。

會准？你以為沒有馬來人老師？

我不管，我一定要設法離開這裏。每次考馬來文和英文，最多五個及格，我都教到怕了。

華文也是難教。

至少多很多節，像我們，一個禮拜一班才那麼幾節馬來文和英文，學生怎麼會？

俞利莎說得激動，伸出手指算給單晚螢看。她的鼻尖，額頭淌着汗，完全不理會課室裏的幾雙小眼睛好奇的看着。

以前誰講的，3M好，讀多多華語，那現在真的好呀，你一班有多少個及格？

工作調查？還是能力調查？

單晚螢輕冷的回答。她已失去交談的興趣。在炎熱的午後談厚硬的課題是會令她爆炸的，而她正學習不去點燃爆炸的引子；因為在缺乏實際行動的支持下，一切都是空談。

老師，廖慧恩的抽屜有書。

是嗎？廖慧恩，把書全部帶回家。

俞加希的抽屜也有書。

俞加希，不要把書留在學校。很重喲老師。

你們的書包會重嗎？

重！

單晚螢一副無奈的表情，俞加希只好把書硬硬的塞進夠重的書包裏。下了課，她抱着考卷和記錄簿和評審成績冊回到空無一人的辦公室。

她沒有立刻改考卷。有時看到簡單的試題會做錯時真真痛惜。回到住處時已是午後三時許，她沐浴後草草的吃了一包 Maggie 咖厘麵才跳到床上，睡。

瑪法達說了句好話，如果活得長就是活得好，我情願不活。

誰是瑪法達？

去死吧。

我是不知誰是瑪法達，為甚麼就要去死呢？《娃娃看天下》，喂，這樣的公仔書你也看？多少錢一本？

你有錢也買不到，公仔書！

單晚螢用雙手環抱着大玻璃缸，踢開防蚊紗門走出去，紗門在身後狠命的砰砰。環緊四邊蠻利的缸，手腕手掌至手指都傳來輕微的疼痛。

放了吧？還養！

辜梅跟了出來。單晚螢轉頭看她一眼。

天天這樣抱出來換水？又要去買菜，真麻煩。

你有聽過龜兔賽跑這老掉牙的故事嗎？我倒要看看我的老祖宗怎麼會敗在這些傢伙身上。

我真不敢想像你還會養甚麼。單晚螢將缸裏的小龜逐隻逐隻的放進洗碗盤，放水，再將缸裏剩餘的雅菜莖拿起來，她抱起缸，倒出髒水，再用水沖洗淨缸。給你養也不要養這麼多，十一隻。

辜梅靠近門邊，用手指快快的觸一下小龜，又快快的縮手。怕死，不咬你的。

才不呢。聽說咬到時要等打雷才放，幾時才等到打雷。

水魚咬到不放，不是這種，這是金錢龜，很善良的。

單晚螢把小龜放在水龍頭下，用力揉龜背上的黏漬。

可惜死了一只，不然更好玩。還養死了，哎，聽我話，放了吧。

辜梅托一托近視眼鏡，仍然感興趣的看着單晚螢把玩着手上的小龜。

我的龜兒子們都已嬌生慣養了，你叫他怎樣到外面污濁的世界裏尋生活？我只要想想他們柔軟的肢體在污泥爛芭裏爬呀鑽呀的我的心就鬆了。

單晚螢沖洗淨龜背後，又逐隻逐隻小心翼翼的放回缸裏，把菜莖洗淨後，丟回缸，再倒水。

說真的，我倒很想知道你還想養甚麼。

單晚螢挑一下眉毛，大眼轉一轉。

甚麼？

辜梅含笑。點頭。

唔。

熊。

熊貓？——哈哈，我以為你會說眼鏡蛇，北極熊。小姐。啊……。

單晚螢矮一矮身，將玻璃缸抱在懷裏，笑盈盈的回頭望一眼辜梅。辜梅不可理喻的搖一搖頭。她把缸放回架子上，又去拿水壺澆放在房角的幾盆綠葉。

辜梅把自己深埋進籐椅子裏，沉默的看着搖曳生姿的黃涼。又想了。

單晚螢同情的望着她，水壺的水灑，灑離了綠葉，濕了皮蛋缸，濕了磚地。

辜梅抬頭看她，如果戀愛會叫人愁，那是快樂的憂鬱，若那是單程車道的戀曲叫人愁，那是悲哀的憂鬱。

說吧，又怎樣了？

單晚螢跳回床上，抱過長枕，柔聲問。

我收到信了。

那好呀。信呢？

燒了。

笨，真該死，做甚麼燒掉？

單晚螢拋掉長枕。

他說我會錯意呀，他說我對

他是個 total stranger。

辜梅也伸直腰。

又說不知道有我這個人，叫我不要再寫信，因為他已經是個 married man。

God!

單晚螢抓過長枕，把棉被蓋住露在短褲下的長腿。

那也不須要燒掉呀，可能是他會錯意了。

這麼傷我的心，我還留着做甚麼？我真後悔寫了這麼多信給他。

辜梅抓緊拳頭敲自己的胖腿。

是我錯。

是你錯。

單晚螢捏實被角。

第一，你不可以寫信。我是說不可以寫這麼流露自己的信，第二，沒有跟我商量過該寫甚麼不該寫甚麼。照你講給我聽的那些，是我都會嚇到死。

我怎麼知道。

不知道！不當我是朋友才真。不是的。

辜梅急辯。

我那時實在是太混亂了，別人說甚麼我就做甚麼，根本沒有想到其他的。

單晚螢吸了一口氣。

算了。那你還寫了些甚麼？

辜梅低下頭來玩弄着積克上的鈕扣。

說給我聽呀，還有甚麼可怕的？寫給他看都不怕了還怕說給我聽。

辜梅抬頭，紅了眼。

我說，如果你願意，我肯嫁給你。

啊……哈哈！你要死了辜梅。

單晚螢毫不顧慮的笑不可支，一伸手，把棉被掀開，辜梅則

呆呆的看着她。

你幾歲？

女人的秘密。

呵，我懂，三張沒得找了。
辜梅辜梅，你太令我吃驚了。

單晚螢取過書櫥上的杯子，
大大的喝一口。咕，再一口。

我有你暗戀的勇氣，但我沒有你行動的膽量。

單晚螢一飲而盡。舉高杯子，
晃一晃。

我跟校長請假，校長不高興。
做甚麼？

我跑去教育廳找Cikgu Bawang，
我說我要去 medical check up，
他准了。

做甚麼？……去找他呀？

單晚螢提高音量，並把頭略微伸向前。
是。

What for?

跟他解釋我根本不是欺騙他。
辜梅。

單晚螢艱難的嚥一口水。

他對你真的這麼重要嗎？

辜梅再度低下頭來。

現在已不了。

那你打算跟他說些甚麼？說
sorry，我不是有意的，請原諒我。
是嗎？

辜梅輕輕的點頭。

錯！如果你這樣說，就證明
你寫的信都是假情意的。愛本身
沒有錯，爲甚麼要說 sorry？

那要說甚麼？

真要知道？好，你說，我很
抱歉寫了這些坦誠的信給你，我
也很抱歉，若是這些信帶給你困
擾，但有一件事我絕不抱歉的是
我對感情的看法與執着。我很感
謝你，讓我曉得還有值得有重視
的人，而我對於自己所做的永不

後悔。

啊！太可怕了，我說不來。

那你要說甚麼？記住我的話，
講 sorry，就是證明自己抱着玩
弄的心理。要是我呀，我還會說，
hai，真想不到我會爲一個不曾
交談過的你失去我高貴的理智。
你知道我爲甚麼要趕幾百公里的
路來這小地方找你嗎？因爲……

單晚螢頓一頓，托着腮，受傷
的眼神幽幽地望着天花板，然後，
放開雙手，伸出來。

我愛你。曾經。

辜梅痴痴的看着她的雙手緩緩
的收回，臉上含着的是股哀怨和
傷感。

你跟我去，我說不來。

想！

向晚的風在遼闊的田徑場上
疾行。

單晚螢伸出手，一跳，就抓下
了一把跑道外風景樹的圓葉。

請問，你是他的妻嗎？

是的。

啊！謝謝你。打擾了。

喂！

葉子一個公分一個公分的撕
碎，飛在漲滿晚風的體育館外，
跌下，躺在寬闊的跑道上。

（若你願意，我肯嫁給你。）
（這是一句勇敢的話）

（啊哈。）（果真）

單晚螢禁不住淺笑。但也止於
淺薄的一個牽嘴角，她的雙腳不
停的往前走，跑道上的許多慢跑
者都越過她。

我失去你了 J.C。

單晚螢起步跑。

我失去你了。

她的長髮在風中飛起一圈影。
整個天空就壓在肩頭，她的背
影溶入暮色中。

• 章 5

抓緊一點，要下嶺了。

電單車在可可園中的小路上
跳上跳下的猛衝。有些枝葉長得
伸了出來，老師的身體和頭就矮
一矮。

他不敢抱老師的腰，老師的積
克很闊，他抓緊老師腰間的積克。
左手緊緊的握着裝水壺的袋子。
肩膀很痛，但不敢動一動肩
上書包的帶子。

那一條路？

前面的。

好難走的呀！俞加希，走這
麼遠才到學校，就應該讀書才對
呀。不然走了幾年，甚麼也沒學
到，是多可惜啊。

老師的話在風裏飄過來，聽着，
那聲音跟課室裏的又不一樣。
柔柔的，細細的，真不相信就是
剛剛才在下課時對他吼的老師。
他沒有應，老師的長髮有點開
叉了。

你的媽媽會在家嗎？

會。

這條路又是去那裏？

四年級的郭文全家。

你就是常去他家了，是嗎？
不要去，多留在家裏讀書，這條
路呢？

去巴刹。

去巴刹？好，我等下就走這條
路，走錯了明天要找你哦。

老師的電單車轉入小馬路，
小石頭和沙伏得人很不舒服，道
路兩旁的胡椒園和可可園死死的
佇立，連風吹過也不晃一晃，只
有幾片油綠的葉子擺一擺。

到了嗎？

要到了。

這麼遠。前面那個人是誰？
我媽媽。

哦。

老師把車子停在大樹下，他
趕緊滑下車子。

謝謝老師。

好，俞加希，你媽媽會講華
語嗎？

會。媽，老師來了。

單晚螢擦擦鼻尖上的汗，走
這樣的山路，不僅機器辛苦，人
也是苦。

她微笑的望住站在樹蔭下的
婦女，戴着一頂發黑的褐色草帽，
鬆鬆的穿着一件暗紅色的短袖
上衣，褲襠裂了。她忙把目光移
開。

是俞加希的媽媽？

是。是老師。

她站着，沒有走前來。

我載他回來，沒甚麼，只是
想來看看。

哦。

她仍舊站着，單晚螢突然想起
她是個跛腳的失婚婦女。

真尷尬，單晚螢轉一轉油門，
踏下控制器，煙噴了出來。

我可以上去你家嗎？

可以的。上去呀。

她忙放了控制器，車子就轉彎，
沖上斜道的小木屋旁，停在番石
榴下。單晚螢下了車，除了頭盔，
脫手套，脫積克，拿出梳子梳一
下頭。故意不去看俞加希的媽走
路的樣子。

你養雞？

沒有了。

幾隻狗呢？

三隻，養不大的狗。

也可以了。是瘦了點。

不吠人的，雞給人抓了還不知道。

哦。前面的地方很大呢，誰的？

別人的，要種胡椒，樹膠都

砍完了，現在的樹膠又很貴了，
砍掉，怎樣有的割呢？

不知道別人，我還有幾棵呀。

單晚螢看她無意叫她上屋的
樣子，她就先沿着小路上木屋，
俞加希的媽也跟來了。

地方很亂，很小。

不要緊。有地方住就很好了。
她踏進屋子，一眼看去就認出
是廚房。

東西，放滿的都是各種大小
不一的東西。

俞加希已脫下校服，赤着上身，
留下發黃的四角內褲，單晚螢一
眼就瞥見他肩膀上的兩道紅痕，
心底不禁冷縮一下。

老師坐呀。

俞加希一句話都沒說，俞加希
的媽拉過一張四腳無靠背的高木
凳，又去拿杯子盛水。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渴。

要的要的。

她拿起水壺倒水，壺屁股向上，
杯子仍舊不滿。單晚螢看着她掀
開放在桌子旁的一個餅乾桶，杯
子向下一溜，水來了。

老師喝杯水。

啊我不渴。

單晚螢接過了杯子，小小的
廚房裏沒地方走動，但她依然來回
走了幾步。

我不渴，剛剛才喝完瓶裏的水。

她握緊杯子，沒有放下，但坐
下了。

俞加希靜靜的拿了碟子和湯匙
去灶上的鍋子盛飯。她看着他愕
然的放回鍋蓋，轉頭四處張，然
後走向牆壁邊，伸手把掛在鐵釘
上的小飯鍋拿下來。單晚螢突然
緊張起來。

你割膠嗎？

是呀，我有割膠，加希就跟
我囉，不然他就不去上學了。

爲甚麼呢？

一個人不敢走。我割膠那邊
走上山，又比較快到學校。可是
要過河。

單晚螢看着壁角下的小燈綁在
無邊的帽沿上，膠絲散散的躺在
地上。她抬頭，柱子掛在頭頂上
垂着許多片樹膠。

你一天能割幾片呢？

三片，少少了。

單晚螢轉頭，俞加希的碟子裏
鬆鬆的幾團飯和面前的一碟要乾
了的香菇肉醬，她認得那是香菇
肉醬。

吃這麼少。要多吃點，少出去玩。

這個人不聽話的。

唔。媽媽的話都不聽。

叫他不要去玩，又去。下雨
還去，那天就生病了。

是，有兩天沒來上課，有一天
還說割傷腳。

就是了，叫他不要去文全的家，
就是要去。

怎麼會割到呢？

他說是文全把刀放在地上，他
不小心踏下去。

沒穿鞋嗎？……不要去玩，
天氣又熱。吃飽寫字就好了。

不會的，這個人很懶，又不
聽我的話。

打了。俞加希，連媽媽的話
都不聽哦。

俞加希把飯扒進口裏，沒有聲
音。單晚螢緊緊的握着杯子。然
後慢慢的放鬆。

你割膠，還做別的嗎？

種一點胡椒。我弟弟的地，他
住巴刹，這間屋子也是他的。
你以前也是住巴刹？

以前跟人家洗衣，很難呀，

錢都不夠，加希讀書的那間學校又很花錢，想想就回來了。

那你以前以前是這裏的？

是呀，我家屋子就在學校旁，後來被燒了？

燒了？怎麼呢？

我也不知道。早上去割膠，剛好加希哭，就背他去，割好回來就看到大火了。

沒得救？

都要燒完了。

那加希有多大？

才會走路。

單晚螢很同情的望着俞加希的媽。她坐在泥地上的木椅子上，臉是歲月的花雕，髮是日子的漂白。

俞加希已吃完了飯，收拾乾淨走開了。陽光射進廚房裏，慘淡的黃着。

我每天都是七點就上課了。要抄聲母，不然就沒有時間了。剛才關學，所以到現在。

加希有說過。

我希望你能幫幫忙，要他多讀書，不然是真的很慘。

這個孩子哪裏聽人的？說極了都不聽。我又不認識字，園口又多工，他肯去上學我就很高興了。

就是這樣才更要硬管，你現在都很辛苦了，難道還要孩子以後像你一樣辛苦？讀書是很重要的。

單晚螢坐不住了，只覺得小屋裏浮着燥熱的氣，她放下杯子後就離開了。

陽光照下來只感到肌膚的暖，她的心涼涼的趕路。

緊張甚麼呢？我。

天天打人，天天罵人，是可為？非可為？教不嚴師之過。

她轉大油門，Honda 70 cc 的

指針衝上五十，極限。灰塵在身後滾起一線浪。當幾隻小黑豬從路旁閃出來時，她的心差點跟着閃出來。一抬頭，小坵上橫着一間陳舊的長屋，她轉大油門。

• 章 6

之銘，來拿走你的書包。

之銘！你的書包。總是放在我的床上，我要跟你丟掉。

不來拿是嗎？

砰！

哎喲，痛死我了。啊……。

單晚螢蹲下，推開書包，左腳拇指痛到心肺。指甲與肉間滴出血，轉眼就紅黑了。

死書包，臭書包。指甲要脫掉了。

你又不小心點。

老媽子呀，你知道這書包有多重嗎？

單晚螢的淚水在打轉，臉色也變了。母親忙忙的拿來紅花油棉花替她揩血，單之銘聞聲才趕來，靜靜的收拾散在地上的書本簿子。

你搞甚麼鬼？這麼重的都有。是這樣的呀，我有的書還放在抽屜裏，老師沒有檢查時才敢放。

要死了。

單晚螢吸吸鼻子，鼻涕唏唏的響，她用手背擦乾淚水，坐回床上。

叫爸爸來秤一下你的書包。

神經啦！

哎喲媽，你會看秤的，是不是？來來來，之銘，把你所有的書拿出來。

單晚螢一步一跳的拖着痛腳走出來。

做甚麼你？

書包咯。

父親看着她的腳，搖搖頭。

之銘，再去拿你的水壺雨傘食物盒，全部放上去。

秤子是老式的一根木，一個秤砣。那個圓盆放着雨傘食物盒水壺，鈎子則鈎着褐色的硬皮書包。

拿不起。去拿條棍子來抬。

之銘，掃把拿來。

老哥扛着一邊，她的肩膀也重重的扛着一邊，母親則移好砣子看杆上的秤星。

都優的。

老爸你知道嗎，我的學生個個喊重，我倒要看下有多重。

說着單晚螢移一下掃把柄。

一斤，五斤，十斤，十五斤，剛好十五斤。

公斤是多少呀老哥？

六百克一斤，十五斤，唔，九公斤。

啊！不重死才怪，九公斤。到底是甚麼這麼厲害。之銘，去拿張紙來，寫下每一本書的名字和頁數，我替你算共有多少頁。

以前不是說 3M 不用書包嗎？

老哥你懂甚麼？——，別又來跟我提那一套，我看破看漏了，免談！

單之銘頗有趣的看着可愛的姑姑可笑的吩咐，但還是乖乖的撕下一張紙，一本一本的把書名和頁數抄下。

書名	頁數
① KBSR 樂理練習	48
② English 5A	70
③ 道德教育	172
④ English Language year five	255
⑤ Bahasa Malaysia	70
⑥ 數學	273
⑦ 人文與環境	276

⑧ Tulisan Kursif	24
⑨ Pelajaran Muzik tahun lima	190
⑩ 華語字匯	60
⑪ 華語	252
⑫ 人文與環境填圖練習	47
⑬ Bahasa Malaysia	66
⑭ Pelajaran Bahasa Malaysia tahun lima	235
⑮ 造句三百個	39
⑯ 華語註釋	59
⑰ 造句三百個	40
⑱ 人文與環境的活頁	5
⑲ Karangan	20

抄好了。

多少本？十九本。嘩，你的 English 和華語這麼厚啊！我唸 Form 5 還沒有這麼厚的書呢。了不起。

最重的也是這二本。

還有的練習簿呢？也去算一下多少本。

單晚螢就在紙上做草算，越算越驚。

是不是天天帶這麼多書去？

只有一、二本沒有。其他的都要帶的。

只有你這麼多？別人也是這樣？

是啊。他們不怕老師，就是放在學校。

2176 + 25, 2201.2201 頁，還不算封面和封底吔。幾本練習簿？

二十八本。

一本幾面的？看一下。

有厚有薄。

哎。我的頭都痛死了。不算了，越算越心寒。

讀甚麼鬼書。

單晚螢手掌一揉，紙就成一個圈，丟在桌下，她一句話也不說的又拖着痛腳倒回床上。

陽光已經移到向西的窗外，壁上的老叫鐘依然一個滴落一個滴落的響過。

• 章 7

你的腳怎麼了？

書包壓傷的。

真是假？

珍珠都沒這麼真。——喂，你去到怎樣了？看來精神蠻好的嘛。

別說了。我們很奇怪，是嗎？沒有講過話也會爭吵。

我不明白你。喂，把當時的情形說給我聽呀！你怎樣跟他說的？

辜梅老手勢，托一托眼鏡。她最近胖得真是恐怖。女人的煩惱又多加一項。

快說！

你這麼緊張做甚麼？我說。

辜梅擺一擺手，單晚螢洗耳恭聽。

我說，forget is, and let us be friend again. 我就是這樣。

辜梅把手輕輕的掃下來。

碰一下他的手，就走了。

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

——go to hell, you!

不然怎樣呢？他剛去打球回來，媽媽和弟弟又站在旁邊，我都不想再有誤會。

單晚螢氣得無話可說，她站起身來把積克揚一揚。

你真真令我失望。

我對男人完全沒有信心了，為甚麼會這樣的？如果他不是在學院裏用那種眼神看我，跟我，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也許是真的是 Cheated by your own feelings. 辜梅，我看你還是快快找人嫁掉算了。

我要嫁早就嫁了。

還嘴硬。

單晚螢很用力的蓋上眼皮。再張開。

你聽着，從今天起我再也不要聽你講你的故事，我聽都聽到會背了。如果你再說，我就會趕

你走。

真有這麼嚴重啊？

騙你咩？我真想去看看那個男子。

去咯，很高大的。

又來了，喂！

單晚螢的音量果真提高，她的同情已滅絕，當失望攀上尖頂時。

好。不說了。說學校的事可以吧？

你那個校長，有甚麼好說的？——你說吧，反正累的不是我。

辜梅縮回椅子裏，卻又沉默下來。

怎麼不說了。

好像你聽過了。

說說看。

我學校的西馬老師真倒楣，校長很明顯的不喜歡他。

唔？

總是找他麻煩呀！看了可憐他。

那你就該多安慰他了。

說的也是，為甚麼派這麼多西馬老師過來。政府又要多付津貼給他們。

單晚螢很不以為然的看她一眼。

我們這邊都有很多人申請師訓都不會中，他們又過來，真是不公平。

辜梅所一向來表現的不平神色出現了。

又怎樣？

臨教明天都沒有書教了，真可憐他們。

你的同情心真偉大。

單晚螢站着揮起她的手。

可是，除了妥協，你能怎樣？我最恨你們講這些。

因為不關心時事與政治。

錯！

單晚螢頓腳。

你的嘴巴說到破了，不平的氣燒起來了，又有甚麼用？——

我的觀念是，你一旦無法改變事實，你就得接受它。因為沒有人有犧牲的精神。說真的，我就沒有，因為我不做孤獨大俠。

單晚螢。
辜梅也提高音量。
你是個頂自私的人。

是咩？小姐，別忘了，我雖然自私，但我可不把自私消化成不必要的煩惱。如果你不同意。O.K.你去煩好了，看有哪個社團頒你代憂獎。

你幹嘛這麼大聲？
你不懂我。
是。
哼。

• 章 8

看誰沒來了？
俞加希。
希望不是怕今天分考卷。
他一定怕打了。
單晚螢揚一揚手上的考卷。
考得不合我的理想。華人哦，考華語都會考不及格，非打死不可。

她坐下。斜一斜頭瞄一眼小瓜們，臉上都是不自然的緊。
今天不打人了。有三個一百，紅組有一個不上八十五分，藍組有二個不及格。

怎麼樣？考得還是不好哦。
廖慧恩，四十五而已，許會山二十二分。
嘩。

你知道這最後一張是多少嗎？
俞加希，五分！
五分哦，老師也沒話說了。
——昨天下雨了嗎？課室那邊都是水。

昨晚下很大。
下課時用抹布吸一下，知道嗎？這課室真糟，一下雨就進水了。
單晚螢開始講解試卷，她的

目光停留在章淑才的臉上。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是我說了又再說的。章淑才，給大家看你的考卷。

喲，寫的字這麼糊塗。
是的，字寫的十分潦草。你們要謹慎一點，不要貪快，三十分鐘還不到就安安的坐在那邊說做好了，看看自己寫的字，像甚麼鬼。我扣五分。

章淑才！給我坐好，衣領弄好，衣服塞好你的人就像你的字一樣糟糕。一件事都做不好，還能做甚麼事？——我說了要照顧自己，總是沒有做到，真氣死我。跪！

• 章 9

他喝下了第三口水時，急流把他沖下一個彎。書包已脫離了肩膀，沉下去了。

密集的樹和倒下的一棵樹的枝阻擋着他往下沖，在慌亂和極度的恐懼裏，他揪緊一條伸出來的枝。

冷。
冷到手抖。
怕。
怕到一股水柱燒燒的瀉出來。
他握緊枝桠，一點一點的圈緊樹幹，爬上去，騎着，喘一口大氣。

水流得湍急，他已想不起是怎樣從窄窄的木橋上摔下來。河道雖然不闊，但在漲潮與下過雨之後就會形成一片的迷茫。

倒下的樹身滑滑的不好抓。他不敢看那打得樹身隨着水勢而搖動的濁水，他伏下身去，環緊樹身，爬，爬，爬回到岸邊。

這是一條陰森的小路，同學們都不走這一條，平日裏有媽媽帶着，今早樹膠樹都濕了。他貪快而敢敢的自己走。

坐在岸邊，他驚得心頭是一片空白，衣服髒濕，緊緊的貼着

身體，難受得緊。他坐着沒動，許久才明白過來是發生了甚麼事，眼眶不禁發熱。他咬緊牙根，牙齒開始格格響。

淚水湧下來的同時，他的哭聲淹住了沖激的河水聲。

老師，老師！
做甚麼？
看俞加希！
做甚麼？嚇死人了，這樣叫。
看俞加希！身體都濕了！
俞加希，哎喲，做甚麼了你？
是跌下河嗎？

單晚螢急奔出去，把站在門外的俞加希拉進來，她捉住他的手，是一條冰棒般的冷。

是跌下河嗎？做甚麼了？不會說話啦？

俞加希的嘴唇緊閉，只是乾瞪着單晚螢。

說話呀！是冷壞了。你們能給人脫下衣服給他穿嗎？反正今天有體育。

老師，我有。
老師，我有。
一件就夠了，快脫下濕衣。
俞加希，是跌下河嗎？

俞加希動動嘴唇，握緊拳頭，十分困難的，十分僵硬的點一下頭。

真要命。做甚麼這麼不小心？
她替他開了鈕扣，幫着他套上章淑才拿過來的衣服，皺着眉頭看着他。

俞加希本是黝黑的臉是一盤的灰白，髮根依然滴着水。

你們安靜點，老師上去跟校長講。俞加希，你坐下，老師等一下送你回。

單晚螢三級一步的奔上樓梯，鼻子裏隱匿着唏唏的鼻涕，髮掠下眼眉，她乘機擦一下雙眼。

你的書包呢？
回到學校的途中，她才想起了問俞加希。

狗夜吠

* 溫祥英

「鳴歐？」試探式的。
「鳴歐鳴歐鳴歐鳴歐歐歐……」氣急敗壞的。起頭高昂、先聲奪人；近尾聲消，喘不過氣。
「鳴歐歐！鳴歐歐！」滾滾的共鳴，此起彼落，經久不衰。
心中驟起一股恐懼，她推醒身側做丈夫的。

「你聽聽，狗為甚麼吠得這麼厲害？」
做丈夫的睡眠惺忪。「沒事的，」埋頭又想睡。

「你去看看！」做妻子的不耐煩地推着他，聲音抖索着恐懼。

「沒事就沒事了，」但仍掀開被蓋，一邊站起，一邊嘮叨：「住了幾十年，世代相傳，一向相安無事」，向窗外眯起眼窺視。

窗外一片黑茫茫、路燈不知幾時熄了。那些花花木木，在黑暗中是團團老眼昏花的更黑。鄰居們全無動靜。

做妻子的已在他背後，一手搭在他肩頭，一手捉住他手臂。他唯有向窗外喊：「阿黃！阿黃！」

阿黃停了吠叫，跑來窗前，呼息與腳聲清晰可聞。

「傻狗，吠甚麼鬼？」
阿黃喘息的嗶嗶聲更為清晰，然後又遁去籬笆邊。「鳴歐鳴歐鳴歐鳴歐歐歐……」

「好像有人在籬笆外，」做妻子的說。「否則牠不會吠得那麼厲害。」

他睜大雙眼，窮其目力觀望。甚麼都沒有看到。然後他把目力環掃街路。

「開探射燈，」妻提議。「開探射燈。」

「沒甚麼，」他說。周圍的狗吠逐漸低落。「可能吠路過的狗。」他引做妻子的上床，安慰

着她：「我們是老地頭了，不會有事的。」

蓋好被蓋、溫溫暖暖的，精神一放鬆，很快的就睡去。

臨入夢鄉前，他聽到阿黃的吠聲驟然停止，一陣隱約的尾巴拍打泥地聲，然後一陣鳴鳴哭啼……

他們一覺睡到天光。
第二天醒來，天花板露出一個大洞，臥房箱倒匳翻，大廳中迷你音響、錄影機、古董雕刻、一切能攜帶的，都不翼而飛。雪櫃裏的飲料和食物都一掃而空，而廚房正中留下一大堆人糞。

出到戶外，阿黃赫然躺在樹蔭下，在挖鬆的土地中，死去了口角仍溢着血水。

「傻狗，有賊來都不會說！」他沒好氣的咒罵。

鴛鴦譜

那是條又窄又長的街，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店舖，如茶館、餐廳、洋貨店、藥行、書店、甚至專做死人生意的壽板店，參差不齊地排列在兩邊。人行道前面地擺着小販攤檔，使原來就不怎麼寬敞的路面顯得更狹小，加上熙來攘往的人群和車輛，一幅雜亂的、喧囂的、骯髒的街景圖，遂像七巧板似的拼攏起來了。左邊的橫街，也就是小巷，可以通往隔鄰的另一條大街，旅店、戲院，都在那兒紮根，幫着製造繁榮。彷彿大家都愛上了那份雜，管它叫熱鬧。

萬憲模在那條街上活動了十年，從年頭到年尾，從早到晚，風雨無阻。他記得很清楚，十八歲中學畢業那年，他就在那條街上的洋貨店當店員，職務是記賬，店裏忙的時候，也幫着招呼顧客，幫着送貨。他不計較，因為他沒有其他選擇：父親早逝，母親因病去世，孑然一身，走投無路。他沒有甚麼野心，薪水雖然不多，但老板管吃管住，瞧得起他，所以十年就這麼平安無事地過去了。

他喜歡讀書，而且閱讀範圍很廣，但主要的興趣在於文學。當然，他不懂甚麼是文學。在他眼裏，文學是那些搖筆桿或用電腦寫作的人的禁脔。他沒有宗教信仰。他認為，所有的宗教，不論教義如何，都是異途同歸的，那就是勸人為善；而宗教的核心，有如一枝蠟燭，各個不同面貌的宗教，則是圍繞着燭光的鏡子，反映出不同角度的光和影。他的人生哲學很簡單：好好地活下去，便是人生的全部意義。他不相信婚姻。他說，婚姻制度是極其勉強的，其內涵幾乎等於一個性字。當他感到某種生理上的衝動時，他便偷偷地去找妓女，像

口渴了喝水那樣簡單，沒有任何心理上的負擔。萬憲模就是這麼個幼稚、淺薄而任性的人。

然而，矛盾得很，萬憲模有時也會想到要找個女人，跟他廝守一輩子。這算不算結婚？他不知道。他想找個女人的動機，不完全是為了忙，哪究竟為了甚麼？他說不上。他理想中的女人該是個怎樣的女人？他也說不上。二十八歲的人了，身邊該有個女人，要不然便叫人笑話，他想。

「喂，憲模，快來。」洋貨店裏的伙計小吳，站在前面的櫃台旁，轉頭向後邊寫字間使勁地喊。

萬憲模抬起頭，朝玻璃窗外望了一眼，把桌上的賬簿和文件疊好，隨即走了出去。

「大驚小怪的儘嚷乾嗎？」萬憲模懶洋洋地，有點不高興。「這麼慢，人都走遠了。」

「誰？」小吳拉着萬憲模的手，走到店門外的人行道上，用手指着前方：「喏，那個穿白色衣裙的長頭髮的女人。」

順着小吳的手指望去，萬憲模看見一個女人的背影；身材不高也不矮，削肩，腰間繫着條黑色的腰帶，使扁平的臀部稍稍突出。裙子不很長，露出一大截細長的小腿，腳下是一對黑色皮鞋，平底的。看她走路的樣子，雙手擺動的幅度不大，袅娜中顯見穩重。

「那個女人怎麼啦？」萬憲模問道。

「那個女人呀，好看。」小吳說。「我注意她好多天了。她幾乎每天吃中飯的時候都打這兒經過。她準是在附近店舖工作的。」

「哦？」

「錯不了。她可能是新近才來這兒的，以前沒見過她。」

「你說她好看，怎麼個好看法？」

小吳搔搔頭，說：「我也說不上，改天你自己瞧瞧去罷。」

第二天中午，小吳約好萬憲模，故意站在店門口聊天，眼睛卻不放過每一個走過的女人。果然，那個長頭髮的女人，用不徐不疾的腳步從右邊走了過來，穿的仍是那一襲連裙的白衫。小吳等她走到面前時，嬉皮笑臉地向她點點頭，說了一句「哈囉」。那女人有點吃驚，隨即笑着點了個頭，也輕輕地回了個「哈囉」。小吳高興得跳了起來，但萬憲模卻顯得若無其事。他看清了那個女人的臉，相當濃的長眉，黑而大的眼睛，鼻子配得很好，鼻樑高而直，只是嘴巴大了點，嘴唇也嫌太薄。她不算美。不過，她眉宇間的那股秀氣，兩頰的酒窩，撩人的眼神，以及走路的姿態，的確叫人看了舒服。

不到一個星期，小吳憑着他那套十足包打聽的功夫，知道那個長髮女人是同一系街上一間藥行的職員錢恬蘭，工作還不滿一個月。

「幹嗎去打聽這些？」萬憲模怪小吳多事，其實，小吳打聽到的這個消息，使他莫名其妙的覺得高興，也許是因為謎底逐漸在揭開罷。

小吳的插科打諢的小丑性格，給萬憲模製造了許多接近錢恬蘭的機會。漸漸地，萬憲模看出錢恬蘭的確和別的女人不同。他有點喜歡她。他有時到她任職的藥行去買點成藥，有時請她吃中飯。在多次的談話中，他知道更多有關她的事，譬如說，她來自另一鄰近的大城市，年邁的母親則獨居鄉下，她為此頗感內疚。

她沒有兄弟姐妹。她跑過不少地方，換過好多個職業。她說她喜歡目前這份工作，新環境給了她新的信心。

對於這個年近三十的女人，萬憲模知道得太少了。每次碰頭，萬憲模照例說話不多，只是凝視着她的雙眼，彷彿要從她那對眸子中探索出甚麼。他發現她的眼珠子不是黑的，是一種混濁的深褐色，甚至眼白發黃，帶着血絲，眼角也隱約地呈現幾條魚尾紋。他察覺到她很疲倦。是的，她疲倦，不快活。萬憲模也不快活，他摸不透她的心。

在萬憲模的前面，似乎有一個目的存在着，但這個目的不是愛；愛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旅行，一種移動。萬憲模模糊地有這種體會。

「告訴你一個秘密。」小吳拉萬憲模出去吃中飯，吃完之後，悄悄地說。「她當過舞女。」

「誰當過舞女？」

「她，那個長頭髮的女人，錢恬蘭。」

「你從哪兒打聽來的？」

「她過去的一個姐妹去找她，那個姐妹正好是我的一個朋友的相好，這麼橫來豎去的一談，全明白了。」

此後有一段頗長的日子，萬憲模不曾去找錢恬蘭，做甚麼事都提不起勁。舞女這兩個字一直在他腦子裏盤旋着：「舞女，舞女，他媽的。」舞女不也就是妓女？喝水得喝乾淨的，杯子也得乾淨的。

出乎意料之外，錢恬蘭約萬憲模和小吳吃飯，吃的是西餐。小吳雖是老饕，卻不喜歡吃西餐，大塊的牛排往嘴裏塞，幾乎把假牙都咬碎。萬憲模用刀把盤裏的肉切成細片，然後一片片地慢慢吃。他偶爾望望錢恬蘭的臉，

見她不敷脂粉，臉色蒼白。他有點心軟，編了個故事，向錢恬蘭解釋一番。於是，新的發展起飛了。

「舞女不等於妓女。」萬憲模開始找理由，找根據，為自己內心的矛盾求解決。「就算是妓女，也沒甚麼。戲曲和說部裏的許多妓女，都是烈女。烟花女子一旦從良，就成了賢妻良母。」

有了這麼個理論根據，問題終於迎刃而解。萬憲模認定錢恬蘭就是那個理想中的女人，立刻找錢恬蘭長談，把藏在心裏的話一古腦兒傾吐出來。錢恬蘭也不忸怩作態，直截了當地點了頭。

接着是談婚禮，新居的佈置。這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萬憲模根本是個窮光蛋。小吳出主意，給他邀了個銀會，此外，萬憲模也向幾個友人挪借到一筆錢。他想，過於草率，對不起錢恬蘭。他決定盡可能做得體面一點，發請帖，擺婚宴。錢恬蘭可實際得多，除了堅持要到婚姻註冊局註冊，要一筆象徵長長久久的九百九十元聘金外，主張一切從簡。

註冊之後，錢恬蘭和萬憲模挑好結婚日期，安排好一切，再等兩個月，就可辦喜事了。但，誰也不相信，錢恬蘭卻在這時失蹤了。藥行的老板說她辭了職，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萬憲模請小吳打聽，也沒有結果。他想哭，哭不出。過了一個半月，錢恬蘭幽靈似的站在萬憲模面前，敘述她如何舊病發作，如何去鄉下的娘家養病。萬憲模見她臉色蒼白，清減多了，也就相信她的話，連連點頭說：「回來了就好。」

結婚那一天，萬憲模坐着結了綵帶的花車，前往錢恬蘭的充娘家的一個遠親的寓所，把錢恬蘭接到新居。當晚，免不了在酒樓熱鬧一番，回到家裏，已是

午夜時分。

「憲模。」錢恬蘭換上了睡衣，坐在梳粧檯前梳理頭髮。「爲了辦婚事，你花了不少錢，我知道。瞧，這間房裏的傢具，廚房裏的用具，算起來就不少。我們今後可得省着點，呃？」

「別擔心，我自有打算。」萬憲模裝得若無其事地說。其實，他甚麼打算也沒有。那一點可憐的薪金，哪裏還得了債？萬憲模想着可怕，不敢再想下去。他躺在床，新的枕頭套和新的床單，發出一種纖維的氣味，使他打了個噴嚏。他看着坐在鏡前的錢恬蘭，忽然害怕起來。就是這個女人，要跟他廝守一輩子；就是這個女人，要搞亂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這個女人，要在他面前赤身露體，跟他做愛。羅倫斯所說「性與美是不可分離的，就像生命與意義。」之類的話，他還不充份瞭解，至少，在別的女人身上，他始終不曾體會到這一層，也許在道德觀念的束縛下，犯罪感壓制了羅倫斯所說的那種美的感覺。「該死。」他把牙齒咬着自己的舌頭。「怎麼把恬蘭跟那種女人比？」真的，他把她當作女神，不可褻瀆。

房間是朝東的，陽光一早便從窗戶射進來，萬憲模睜開眼，伸了個懶腰，穿上拖鞋，向廚房走去，只見錢恬蘭腰間圍着圍裙，正在那裏準備早餐。萬憲模立刻聯想到「三日入廚下，洗衣作羹湯」的詩句，覺得幸福生活已經開始。

也許真的是好事多磨，萬憲模又碰到了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錢恬蘭走了，帶走了她所有的衣物。據房東太太說，她是跟着一個中年男子走的，臨走的時候，又哭又鬧，好像個瘋婆子。萬憲模呆了，麻木了，坐在床沿上，

望着掛在牆上的那張結婚照發楞。大概是晚上八點鐘罷，萬憲模看見房門開了，進來的是錢恬蘭，後邊跟着一個矮胖男人。

「我叫殷壽庭，是做買賣的。」那中年男子說道。「錢恬蘭是我的妾侍。」

「我們是註冊結婚的。」萬憲模說。

「那又怎樣？這個臭婊子早就是我的小老婆了。她騙了你，你蠢！」

「我們是正式結婚的。」萬憲模想不出其他的話。

「結婚？笑話。」那矮胖子的聲音愈來愈高。「她懷了我的孩子，卻在前兩個月打胎打掉了。我不跟你算賬，算是便宜了你。」

說完便拉着錢恬蘭要走，萬憲模趕上前去，攔住錢恬蘭，狠狠地在她臉上刮了一巴掌，說：「你連妓女都不如！」

悲傷把萬憲模壓倒了。他躺在病榻上，痛不欲生。小吳夠朋友，陪他看醫生，想盡辦法逗他

笑。「不妨這麼看：你玩了個最貴的婊子。」小吳老這麼勸萬憲模。

過了個把月，小吳陪着萬憲模上酒吧，找妓女，希望這暫時的刺激，能慢慢地治好萬憲模的心靈創傷。在酒吧喝完了酒，萬憲模跟着小吳進了常去的旅店，向相熟的茶房打了個招呼：「有沒有新貨？」

「有，有。」茶房說。「新來的，保證滿意，不過，價錢貴點。她是個有夫之婦，丈夫是個流氓，走私，販毒，包私娼，甚麼都幹。這個女人想離開他，但跑了又給他抓回來。她大概是橫了心……」

萬憲模聽了不耐煩，把手一揮：「就叫這個女人罷。」

不一會兒，門開了，一個穿白色衣裙的長頭髮女人走了進來，一看見萬憲模，像觸電似的，轉身便跑。小吳對萬憲模說：「是她？錢恬蘭？」萬憲模點點頭，一句話也沒說。



華族樂器

* 何曉義

二胡

綑著不溫柔的臉孔
爆出洪荒的感覺 如此
迢遞著江南與南洋
咿咿呀呀
從板城一路嘶啞到長城

琵琶

一遮就遮住整片海棠
妳的確不能負荷太多
漢營與胡地 大漠西湖
皆洶湧而來
在譁譁惶惶之間
趕快吧趕快逃進麥當納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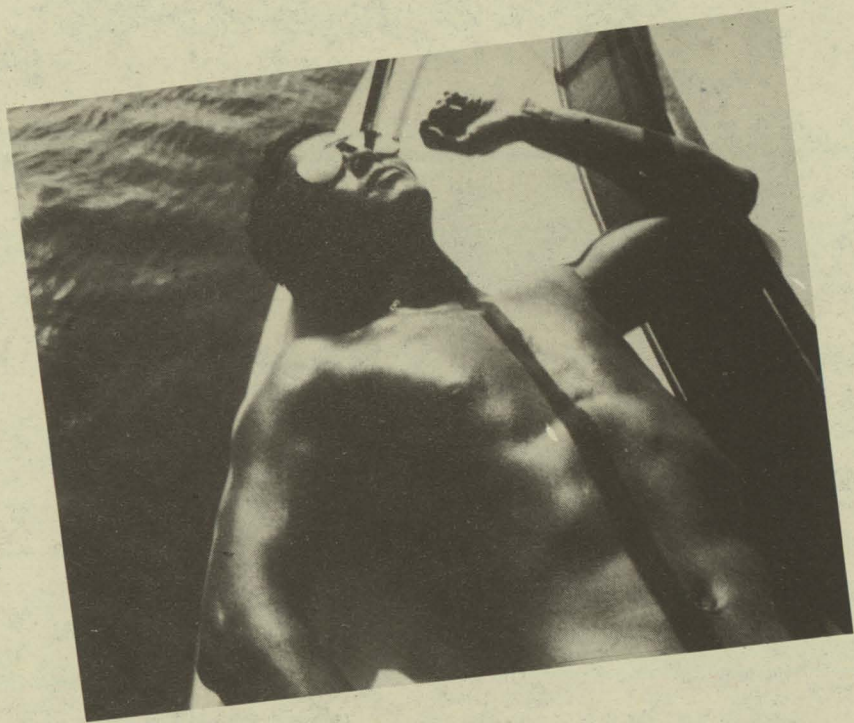
揚琴

重重且痛苦地捶打 叮叮噹噹
將金鑾殿捶成 薄薄的
用鑲紅邊的郵票貼在左邊
寄去西歐餐廳
裝飾些維洛那的陽台 然後
再捶下一角雉堞
聽聽那聲音猶如五千年錯亂的步音

繼續造愛（淨版）

*方昶

——強華結婚前夕作



在你造愛的權利合法化的今天
在你生命的盛宴開展的今夜
是的，我們迫切需要厘清某些課題的觀念
在你重新出發，繼續造愛之前
讓我們以穩健的聲調繼續討論

關於造愛，這嚴肅的課題
關於衣冠，交通，平等，還有那
日益壯大的頹廢（註）

是的，關於衣冠的問題
衣裝包裝人格的今日
唯有造愛無需分辨左右衽
無需選擇西裝，唐衫還是沙籠
當肌膚呼吸，肉體裸裎
我們確認那是最無私的時刻

是的，關於交通
在語言瀕臨癱瘓的今日
當愛情只在床第開花
當共枕眠只是同船渡
當婚姻等於避孕袋
交媾是我們唯一交通的語言



是的，關於平等的問題
棕皮膚在上，黃皮膚在下
誰，在欺壓誰

兩情相悅是造愛唯一的姿態
至極端的也得在寒夜尋求一溫熱的肉體
唯有造愛才能塑成完整的自己

是的，關於日益壯大的頹廢
在個性慣常早洩的今天
在自我已經陽萎的世界
獸性的激動提昇為精緻的悸動
模糊的，形而上的，哲學的揶揄
在勃起中重塑夭折的雄性

造愛吧朋友，繼續造愛
乘造愛的意義還未模糊成隔夜的精液
且回到床上，在高潮之前
自慰：造愛是示愛唯一的方式
靈魂需要肉體的高溫融成一體
床褥的呻吟勝似戰場的呻吟

是的，當我嘲笑，當我聚眾
嘲笑今夜你造愛權利的合法化
（合不合理化不在我嘲笑的範圍）
我心中巍巍的堡壘開始沉淪
沉淪於嗤嗤的流沙中……

註：強華有詩題為「日益壯大的頹廢」

飯桌上的詩：一九八九



圖：宋書啓

二月的雷雨隨紅色的爆竹撤退。佔領歌聲
穿戴灰色布衣帽漫行於夢和愛情。馬棚的風
犁過汽油味的體溫
絕不能陷入愛
從屋頂陷入地窖
可不會獲得諒解
絕對沒有可靠的陰影。就算在後巷
古老的木籬笆上也沒有
把筷子和杯排好
把剝好的豆撿進籃子
把餅乾和愛抽回
馬棚的風
不再犁過誰的體溫

許多人

許多人都奔跑到水裏去了
年齡怯怯地生長在院子
我沒有遇上所謂的
溫和市場

許多人都走進
簽到簿裏去了
臘鴨店是油油的
都偏愛紅色
我只要一件簡單的布衫
安心地等候木魚

許多人都
躲進防盜鈴裏去了
足音敲擊着門成爲銅片
光的磁盤一圈一圈
掃過眼睛

蕨草在生長

當他們越過稻田
走向我的草蓆
通過捕獵者的
標槍 潮水濺潑成
一朵冷冷的民謠
生長在 荒
蕪的頂端
讓他們嚐一嚐泥土
在春寒中的林木或者
草原
發現一顆狼牙

蕨草生長在
米西女子的裙裾上
馬鞍藤被詭異的
素靜環繞
讓他們走過那些
牛角和根
看守皮革的雨
傾瀉得像煙花
而剩下的一些眼
睛 都擒在
哭泣的麥穗那裏

憂患

*艾文

之一

那天凌晨時分
我獨個兒爬山

山在半天
我在雲霧

我掙扎着

山搖他眼睛

越搖越厲害

我愈爬愈困頓

怎麼山不是山

是一座蹣伏的黑貓

獠牙血口

激憤的吼叫

你是甚麼

我自哀自怨

我是穿老爸爛褲撒尿的水客

忠貞不二的後裔

你看着辦吧

之二

他吃素

聽說是爲了養生

好像他做人

不是爲飛黃騰達

爲甚麼

他始終不明白

就好像他每晚回家

不是那些冷笑他生命的星子

就是那把霍霍切肉

漫天亂拋的彎刀

陰森森的向他的存在挑戰

之三

張着腐爛的傷口

血水涓涓的陳情

到了晚上

星光閃爍

以他那座嘴臉

你知道今生

你悲痛

眼睛含整整兩代

就嘔也嘔吐不完

祖宗留給我們炫耀的那些

牙垢和隱隱抽搐的痛楚

之四

洪承疇像把箔箔鋒利的刀片

一剗一刺的剗切

我們血肉模糊的肌膚

戲子們却在痛痛痛的嘻笑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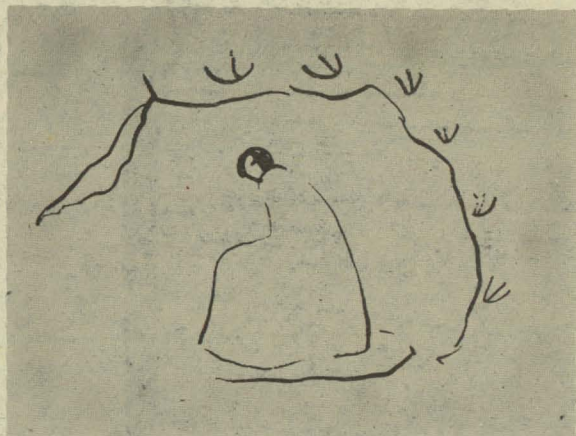
被打成臭汗酸的包袱

然後攤開累累的創傷給鄉親父老

公審他們優秀的子孫

讀禪宗公案

*周槃



圖：蓮珠

禪是庭前一棵柏樹

禪是德山禪師打入的棒子

禪是傅大士講金剛經

一塊驚堂木的聲響

禪是心動時不動的風

是心不動時飄動的旗

禪是趙州禪師在青州做的

一件七斤重的布衫

禪是法華經裏一隻

在露天處吃草的白牛

禪是一頭水牛

頭穿得過窗櫺

尾巴反而穿不過

禪是牛的一張皮

既能用來遮蓋眼睛

又能被眼睛穿透

禪是一隻野鴨子

在不曾展翼時

飛越藍天

禪是一個變狐狸的僧人

只因在五百世之前

他說錯了一句話

禪可以是日面佛

朝生夕死

可以是月面佛

萬壽無疆

禪的住處

沒有暑也沒有寒

禪無門

不能進去

也不能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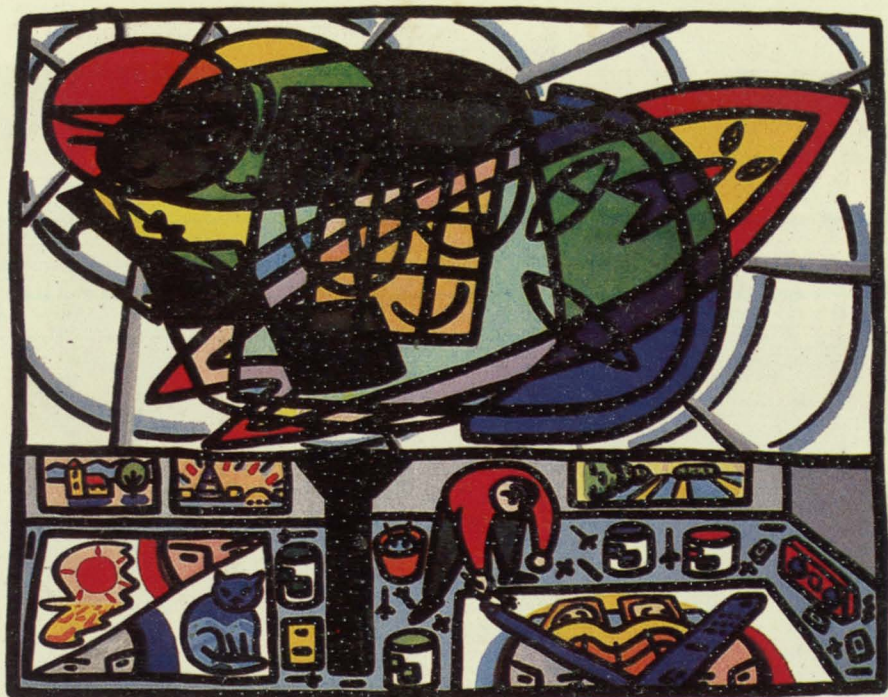
禪不可說

要說禪

不如一起喝茶去

詩癌

*盛輝



推窗的聲音必須像伸懶腰的骨骼
那樣咯咯地散開來
牛油和花生醬有着飢餓的抖索
把麵包搽成一幅抽象畫
收音機裏的新聞，廣告和點唱
開始懲罰昨夜的失眠
讓透過窗簾的曙光見証
一個意象的誕生，再聽聽吧
好像有些甚麼可以和外面街上的車聲
押韻的，也許是胃痛的節奏吧
是的，這年頭誰還講平仄呢
脖子伸長或頭向後仰
筆直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樓
也可配泥濘小徑和非法木屋
是的，這年頭大家講震撼
強烈的現代感，從故意拍成
黑白的音樂片集展延開來
大街上找不到意象就轉入小巷
疾行間來不及捕捉就跟着惶逃
想像自己也被一氣呵成的句子追踪
牽強和刻意有時是難免的
遙控的模型戰機把風箏擊落

螞蟻爬滿甜言蜜語的情信
麻雀和電纜絕交等等
或許可以考慮用組合的方式
之一之二之三再來個外一首
頭頂的天空，腳底的大地
是無數開頁的單行本
仰望的角度和腳尖的方向
就已經是某種技巧的暗示

習慣了擬人格就不再孤寂
就算是水泥鋼骨的冷笑
或石板縫間小草的呻吟
是的，也不再安息
甚麼都是自己
包括被污染的空氣，背詩，污染的空氣
強迫呼吸跟它一樣濃縮
風揮不去，雨剗不中
只因它是無形的
當每一口飯也得咬文嚼字
當每一泡尿也得點滴到天明
那已經是第三期了

（解鈴還須繫鈴人
繆斯在招手……）



Printe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J., Sel. Tel: 7912455.

S'pore Authorised Person: Chow Li Liang, Blk.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